

大馬福聯會暨雪蘭莪福建會館資助叢書

逆旅

融融





作者簡介

融融，原名吳桐娟，一九五二年出生于砂朥越古晉，現任教員職。六十年代以《霜薇》等筆名發表小說、散文、詩歌及廣播劇。「逆旅」為其第二本小說，一九八七年間連載于國際時報「星期文藝」，獲福聯會出版基金小說組優秀獎。

其第一本小說集「脈脈斜暉」于一九八八年出版，深獲好評。

大馬路聯合書報社福建會館圖書部

本書獲得馬來西亞福建社團
聯合會暨雪蘭莪福建會館“
文學出版基金”一九八八年
度“小說組”優秀獎，并由
該基金資助出版。



逆旅遙迢
翻山涉水何懼
天寒地凍
妳是風雪一枝梅



我有兩個母親。一個生母，一個養母。

我的生母在我兩個月大的時候把我「轉讓」給別人，時價五百。二三十年前白糟大概是三毛子一斤，算是賣了一個好價錢。原因自然是十分老套，家裡窮，家中女兒衆多。

我上有五個姐姐。祖母說我若是留下，母親可能會生齊七仙女。把我送走之後生母果然生了一個兒子。你可以說是巧合，可是我的祖母十分信邪。

母親原可像許多女人一樣，窮管窮，生孩子管生孩子，十個八個的一直生下去，總不至於獨子單傳。只是不幸，我的父親在兩年後與世長辭。一場重病，說走就走，拋下母親，五個姐姐和未滿週歲的弟弟，愁雲慘霧，孤兒

寡婦爲生活苦苦掙扎。

生母認回我那一年，我十二歲，正讀小學六年級。我自小知道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沒料到她們會來認我。

開的士的老鄉給我介紹：

「這是妳的親生媽媽，這是妳的姐姐和弟弟。」

自己的親娘要靠外人來介紹，不能不說是一件滑稽的事。

我第一次對着自己那個黑黑實實的母親，仿如見一個不相干的陌生人。

臉上木木的。

心裡一點波動都沒有。

電影裡親娘認女那種抱頭痛哭的鏡頭當真是狗屁不通。簡直是不可能的

事！

我的兩個母親面對面，彼此說着客氣話，生母感激零涕，因爲養母把我帶大。養母堆着笑臉，感謝生母給了她那麼一個聰明伶俐的女兒。

我冷眼旁觀，覺得我兩個老媽子的演技都爐火純青。

生我的老媽子正在那裡悲喜交集，養我的老媽子可不給她機會訴說前塵往事，一手攬着我，笑嘻嘻的把話題轉到我身上來。有意要讓大家知道她視我如掌上珠，一定要給大家看一幅天倫圖。

我的姐姐們說：

「妳比我們都幸運。」

她們直羨慕我。

我那老媽子對她們說我吃山珍海味長大，她們信。

「你們知道她爲甚麼不長肉？挑嘴呀！豬肉魚蝦有時候她都不肯吃。」

我的老媽子對她們說我的手「不曾提過三兩重」，她們也信。

「從小到大哪裡敢給她做甚麼家務？今年尾就小學畢業考了，小孩子不給她專心唸書怎麼會考得好。」

我的老媽子的話足以把我的養女生涯描成金枝玉葉。

我的臉上擺出一個笑容，含蓄得很。

住在四鄰左右的伯伯伯娘堂兄弟姐妹全都趕來看熱鬧。這周圍整十畝的

土地一些是祖父當年南來後向當局申請下來的，一些是祖父一分一毫的把錢存積下來買下的。全都是荒山。祖父說沒有土地何以安家？樹林也罷荒山也罷，總得有塊土地落地生根。之後就把土地逐漸的開發起來，全都種了橡膠樹苗。

父親的兄弟都在這塊土地上毗鄰而居。有個甚麼風吹草動，大家習慣一窩蜂的擠過來。

人幾乎都到齊了。大家瞪着眼朝來人看，偶爾彼此互相傳遞眼色。

老媽子猶在那裡睜着眼睛說瞎話，越說越興起。順口說來，全當它真的一樣。

生母和衆姐姐走後家裡立刻掀起一場風暴。

周圍的人衆口一心。

「給了人就給了人，還來認甚麼認？當時還是收了錢的！」

「看她的意思是希望女兒能跟她。」

「這樣的如意算盤誰都會打。」

「是她才敢這樣做，有點良心也不好白白叫人替她養女兒，養大了想幾時收回就幾時收回。」

「你不要講，隔壁李嫂不是拿了一個女兒？現在還不是跑掉了！小孩子你對她不好，她有機會遲早都會跑掉。」

我那個老媽子的臉上陰晴不定，幾乎沒有氣得呼天搶地吐血身亡。以前大伯娘和二伯娘也一直在這個題目上做文章。

堂兄姐們不聽話，她們打孩子的時候嘴裡永遠在嚷着：

「還好是自己生的，若是別人生的我早把你送回去了！」

「難為人家還替別人養孩子……」

如今老媽子又給衆人四面夾攻，弄得不得不自衛：

「她要走我也不稀罕，要我白費心機可沒那麼容易！我從她兩個月大養她養到現在，她吃了我多少，用了我多少穿了我多少教育費花了多少，是有得算的！想就這樣白白的跑掉，那麼沒良心只怕會天打雷劈！……」

老媽子的嗓門一開，簡直是欲罷不能。

晚上，父親從十幾哩外的胡椒園回來，老媽子立即從頭罵起。三百年前的舊事全挖出來細說從頭。

說來說去不外是我們沒良心她命苦，跟着父親生活受了多少氣吃了多少苦，罵父親沒出息，咒我不得善終不長命之類。

老調重彈。

從懂事開始一直聽到現在，都已經聽得麻木。只不過我那親娘的出現又讓她罵得理直氣壯一點。

我面無表情。

父親也面無表情。

老媽子罵我的時候永遠希望父親也加把口，把我歸於無良心類，抑揚頓挫壓我幾千個罪名再把形容詞用盡，慷慨激昂對我曉以大義。

誰知父親說：

「人家也不過是來看看。雪梅是不會走的。」
一貫的不肯附和。

氣得老媽子直罵父親是死的盲的瞎的蠢的。

我那個可憐的父親。有事沒事都被老媽子「無能」，「沒出息」的罵，從不管時和地。

自尊和面顏早就給踩個稀爛。如今爲了我，白白的又給咒了一場。

我難過得想哭。

老媽子仍在那裡嗟嘆命苦。

命苦。

事實上上兩代的女人又有幾個是真正的「命好」過？

常聽外祖母講故事，說當年如何跟着外祖父赤手空拳漂洋過海，如何在這荒山野嶺流盡血汗歷盡艱辛。外祖母一生拚了老命幫外祖父建立家園，一邊還得而努力生養，開枝散葉。

到得白髮蒼蒼油枯燈滅，一抔黃土掩蓋了多少滄桑！

然後就到了我老媽子那一代。少女時代甚麼粗活都做過了，長大了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門當戶對的從一個貧苦家庭走進另一個貧苦家庭。

老媽子如果會生育情形可能又還好一點，可以視生育下一代爲偉大事業，一年一個的生，一年裡至少有一個月可以名正言順的躺下來休息。

（十個八個的生下去，多餘的女兒可以拿來送人，收它一千幾百，也是一筆進賬。呵。）

老媽子命苦。

斷了香火斷了財路，弄得還要倒貼。

同是苦日子，做人媳婦和做人女兒的生涯又差得遠了。

工作還是工作，割膠種菜養豬養鴨，做得似牛似馬，哼也不敢哼一聲。最痛苦的莫過於擠在一個大家庭裡討生活。那麼一大家子人——家翁家婆大伯二伯大姑小姑妯娌侄兒外甥……每天大家早碰頭晚碰面，侍候得了老的侍候不了小的。

老人當家，兒子們爭寵爭權，你踩我踏，血肉橫飛。妯娌們明爭暗鬥，鬧得暗無天日。

老祖母喜歡護短，妯娌之間一有爭執，如果鬧上「公堂」，死的一定是

我那老媽。

老祖母那管它是誰對誰錯，總是叫老媽子閉嘴：

「妳那麼多聲氣做甚麼？蛋都不下一個！」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一條大罪壓下來，叫妳永不超生。

衆人得勢不饒人，冷箭越放越順手。

老媽子躲得了明槍躲不了暗箭。初嫁父親的時候大概仍是姑娘十八一朵花，受了委曲盡會暗地裡掉眼淚。

六七年下來，已是心疲力盡滿臉風霜。物換星移，逐漸練得一身硬功；把眼淚收起，化悲憤爲力量，隨時準備與衆人火併。

從那個時候起，那個家就更像一個戰場。小孩子嘈大人鬧，烽火連天永無寧日。

我那個父親夾在中間，幫着妻子是不孝，幫着父母是懦夫，裡外不是人。日子簡直過不下去。

後來乾脆一走了之，跑到十幾哩外租了一塊土著地，搭起茅屋，開芭種胡椒。

三五天回祖居一次，一有戰事馬上退回大後方。父親聰明，不肯留在前綫當炮灰，慘的是我，槍林彈雨，避無可避。老媽子孤軍獨戰，傷痕纍纍之餘把一口氣全出在我身上，打罵隨意。別人傷她，她來傷我，惡性循環。

老媽子不甘於為衆人做牛做馬，吵着要分家。祖父聽在耳裡，但一直把分家的事拖着。老媽子無可奈何，最後消極抗議，索性罷工，連膠也不割了，每日睡個夠本。

吃了飯各人開溜，老媽子也不去收拾；讓它一屋子亂七八糟。桌上一片狼藉，盤碗疊滿水槽，以往呼喝我幫着收拾打掃，現在命令我不准動手。

老祖母最終忍無可忍，拍枱拍椅的問我那老媽子「到底想怎樣？」家裡兒孫二三十個，老祖母却衝着老媽子發難。

老媽子跳起來，也就拍枱拍桌的罵個痛快。

可怪不得我老媽。

碗是衆人用的，爲甚麼一定要她收拾？屋子是衆人住的，爲甚麼非得要她打掃？割膠種菜收益歸公賬，何必指定要我的老媽子特別賣命！

心中的不平事全都抖了出來。

老祖母招架不住，與其讓老媽子罷工罷到底，不如把家分了。

與祖父商議的結果，決定五四一分賬。二伯得了五畝膠園，大伯四，父親一。祖父母一向是比較疼惜二伯的。大伯居長，但據說小的時候一直體弱多病，八字又與祖父犯沖。長大了身體還是虛弱，祖父母便顧不得長幼之序，先讓二伯成了家。老人抱孫心切，衆堂兄出世後，二伯當然就更父憑子貴。與大伯的關係自然又疏淡了些。

「我可要跟老二住。」祖母說。

「當然是跟老二。」祖父同意。

二伯娘聽了臉色頂難看。

「跟我們住？吃我們的住我們的，其他人就甚麼都不必管了？」

二伯娘堅持老人是大家的，不能分了家就讓老人吃定了她。爲了這事又

幾乎引起一場爭執，後來經過一番排解，最終達成協議：祖父母跟二伯住，父親與大伯每月須負責柴米若干。

老媽子與大伯娘悻悻的，在背後齊聲說二伯娘「厲害」。

「她那十幾個孩子哪一個不是老人幫着帶大的。」

「有事的時侯老人就是她一個人的，現在說到養老人，老人就成了大家的了！」

其實最有資格說話的是我老媽子。大伯娘的孩子祖母也是一樣的帶，偏着一點二伯娘是有的。可不像對我，不是親生的就不是親生的，看都懶得看一眼……真是不提也罷。

老媽子下了一個結論：

「看罷，等那一群孩子長大了，老傢伙就有罪受。」

說歸說，事情終成定局，一切遵照了原有的協議，父親和二伯在分下來的土地上建了房子，各自搬家。

大伯留在祖居。

父親對祖父的五四一分賬不敢有異議，老媽子却越想越忿忿不平。

祖父可不承認自己偏心。搬出十分堂皇的理由：「長房得祖屋是應該的，老二有五個兒子，就分給他五畝地，老大有四個，就得四畝……」

父親一個也沒有，分下一畝地已經是十分仁至義盡。

老媽子吞不下那一口氣。

「不分給我們，我們不會自己賺？難道還真讓你們看死我！」

帶着我養家畜種菜割膠——把鄰居李伯的膠園也接下來割，五分賬。那時也不過是六七歲的年紀，每天清晨四點鐘就給老媽子拉起來，赤着腳瑟縮在冷風裡陪她拾膠杯撿膠圈，瞌睡之中常常跨不過那些縱橫的樹根，給絆倒在地。稍有跟不上老媽子的脚步，少不得給她左一個耳光右一個耳光，打得跌跌撞撞。

老媽子只有一個目標：錢。

賺錢的方法有許多種，我的老媽子使的是牛力。日以繼夜，咬緊牙根永不言倦。

有甚麼不順心就對着我嘩啦嘩啦的罵。再不順心就給我一頓鞭子。一家子住在一起的時候情形已是如此，可是那個時候人多，吵架的對象也多，現在可不。現在她集中火力來對付我。

日子真是再悽苦不過。

我那親娘來後的第二天，我在菜園除草。

二伯娘來探消息：

「妳有沒有妳親娘的地址？」

「我沒問。」

「爲甚麼不問？」

我不知道二伯娘這些人是怎麼想的。

難道我真的一見親娘的面，親情便如黃河缺口，一發不可收拾，非得要跟了我親娘去了不成？我告訴你，親情可不是這樣的。把我親娘和老媽子擺在一起，何者執親？答案簡直是再肯定也沒有。

不禁冷淡的反問：

「問來幹甚麼？」

二伯娘顯然沒有料到這樣的答案，說不下去了。另外找一個話題：

「妳媽真是積惡陰功，這樣熱的天叫妳在這裡拔草。在妳親娘面前又盡說謊。」

我靜着不出聲。

我那親娘何需知道真相！當初既然一雙手把孩子交出去，別人愛把孩子怎麼着就怎麼着，情況再壞又如何？總不成還有權利過問。

要真有人指責我老媽子虐待我，我還不肯呢。

之後我的姐姐們一直與我通信，把信寄到學校去。

說不盡的苦處。

環境差，生活苦。每日做不完的工作，老母性涼薄，動乍發怒，重男輕女。

孩子們均盼在老母那裡尋覓一份親情，無奈寡母給生活的重担壓得變了形，苦了那麼多年，天天提醒孩子回報都來不及，哪裡有那麼多剩餘的親情

可以分配。

姐姐們把我當成訴苦的對象。

生活同樣是苦。

但我和她們不同。

她們訴苦，我不。

她們在人前訴說老母的不是，我不。

連二伯娘都說：

「這麼多孩子，最乖最懂事就是妳。阿珍阿娟就懶，也沒幫我做家務，有時飯都懶得煮，考來考去還不是三四十名。」

我笑笑，不搭腔。

「你大伯娘那幾個就更懶，聽說書都不想讀了。不過也好，在家幫頭幫尾，好過去學校浪費時間。」

那個年頭，尊駕不愛唸書誰會求你去唸？留在家裡幫忙簡直是求之不得。

以前在祖居的時候，也聽得大人嚷嚷着叫孩子：

「還不去做功課！」

我那些可愛的堂兄弟妹在一陣嚷嚷之下懶洋洋的把書包一倒，筆、紙、書本鹹菜葉似的全都給倒了出來，這本書翻一下那本書看一下，又懶洋洋的一件一件的塞回去。

該做的功課全沒做。

大人也從來不曾查看過他們的作業，他們也未必懂，——懂也未必有那個閒情。

於是讀着讀着，今年這個停明年那個停，女孩子就好辦，不上學有甚麼關係，在家幫個五六年，托人找個對象嫁了——終究是賠本貨，早嫁好過遲嫁，免得老了嫁不出去留在家裡吃老米。當然吃老米也未必見得，早做晚做的，付出的勞力再廉價，理應也不止值那三餐溫飽，問題是有誰會感激妳？留個老處女在家裡終究是累贅。父母或者能包容，兄嫂可不見得不嫌棄。

二伯娘七個女兒倒有五個生在前面，全都嫁了，也不想嫁得門當戶對，

但又無法不嫁得門當戶對。那個年頭，誰見過飛上枝頭變鳳凰的事？只得一邊認命一邊努力——從老祖母到衆堂姐，祖孫三代全都努力勞作努力生產之餘又全都一邊努力的告訴自己：總有一天能夠苦出頭。因爲「希望在明天」，大夥也就更努力的支撐下去。

我的老媽子的信念尤其強烈，無時無刻不在努力想改進生活。父親也是一樣，夫婦倆脚步劃一，但仍是一見面就發出噪音。貧賤夫妻，可吵的事情可多着。

後來聽得父親的胡椒豐收，老媽子的面色又緩和了些。椒價看起來，種胡椒是一條可行之路。

與父親商量着去擴充園子：

「隔鄰不是還有很多土著地？去把它租下來！」

父親真的把地租了下來。從此老媽子跟着父親兩個家兩邊走。三幾天總會回來一次。

膠已經不再收割，有條別的路走，誰願意繼續那種五五分賬的營生？但

李伯的膠園不久就給住在村裡的老阿旺接了下來，帶着子女過着五五分賬的生涯。

家裡肉豬漸漸也不養了。只剩下三隻母猪養着生了猪仔出售。菜園裡的長豆青菜倒是還種着。每天收些拿到固定的店裡去賣。

老媽子不在，耳根是清淨了，但不見得就能清閒點。

單是那個菜園，野草拔不盡，春風吹又生……足以讓我疲於奔命。

與我同班的阿珍和阿娟在我工作的時候常跑來找我。二伯娘本事，年頭一個阿珍，年尾一個阿娟。大伯娘的兒子阿牛和阿育也一樣，喜歡在我工作的時候袖手旁觀。

阿牛和阿育的兩個妹妹——阿清和阿桂就更自由，乘着老媽子不在家，就跑來跟我說：

「我們跟妳睡。」

經常夜宿我家。

我樂得有伴。但又担心：

「大伯娘不管妳們？」

「她在忙着和我爸吵架，才管不到我們。」

「大伯和大伯娘也吵架？」印象裡大伯和大伯娘可是恩愛夫妻，吵架永遠對外不對內。

「自從你們搬了，家裡就亂了。」阿清說：「以前爸沒錢就問公公婆婆要，現在公公說他不當家了，沒錢給爸。爸就去向媽要，媽整天鬼殺一樣，說家裡都沒錢開飯了。」

「公公現在哪裡還管錢？錢都是二叔母在管。」阿桂搭腔。

我忽然想起來：

「大伯整天要錢幹甚麼？」

「去斗雞呀。」

還是和以前一樣。斗輸了，錢沒了就把斗得血淋淋的死雞拿回來煮了吃。

老媽子最恨祖父寵着大伯去斗雞，臨搬出來的時候曾說：

「我走了看你們還有沒有那麼逍遙的日子過？」

果然。

老媽子從園子裡回來，大伯娘過來向老媽子訴苦。以前一大家子住在一起，誰又曾看誰順眼過？現在居然可以不計前嫌的說起心事來了。

相見好同住難，果真是。

「一天到晚就知道去斗鷄，家裡沒錢買米他都不管，還向我要錢。」以前衆人非議大伯斗鷄，大伯娘可是維護着他的。——輸了有老人撐着，贏了可有私房錢，多少也是一筆進賬。現在兩樣了。

老媽子不覺微笑起來，順口問：

「阿祥和阿前不是有工作了？沒錢拿回來嗎？」

「沒有，他們上個月搬出去住了。」

老媽子微皺一皺眉，笑容收斂了些。

大伯娘又說了下去：

「現在只剩下阿嬌和阿妹去做家庭工，每個人一個月三十五塊的工錢，多少能幫補一點。」

「阿育和阿牛，今年就小學畢業了。」

「畢業？小學會考得上才算畢業。」

「應該考得上吧。」

「考得上才怪。平日都不肯用功——不過男孩能讀就讓他們讀多幾年，他們那兩個妹妹說不讀我就由得她們，改天看看有沒有人要請家庭女工……」

「那兩個妹妹」指的便是阿清和阿桂。下面還有兩個小的嗷嗷待哺呢。真苦了大伯娘。才四十出頭的人，白髮全出來了。整個人又黑又乾又蒼老。

二伯娘也好不到哪裡去。

二伯成天都賴在公會裡搓麻將。二伯娘嘴裡整天嘮嘮叨叨，叫二伯「死在麻將枱上算了」。

二伯娘年輕的時候持着有老人作靠山，做甚麼都永遠比別人慢半拍，習慣了，現在想勤快也勤快不起來。開個菜圃與老媽子隔壁，眼見人家的收成多出幾倍，也很想努力比拚比拚，無奈力不從心。

她那長子阿全幾年前就去了汶萊，每月都定時寄錢回來。老二阿發老三

阿輝去了詩巫，有錢沒錢拿回家就很難說，二伯娘一時說有一時說「這個月尙未發糧」的含糊過去。家裡只剩老四阿龍老五阿德在唸中學，女兒則只嫁剩和我同年的阿珍及阿娟。

祖父到當局幫他們申請了一塊農業地，乘着阿龍和阿德放假，就帶着他們去開發起來。

祖父已經快七十歲了。很難想像七十歲的人還進山開芭耕種，但祖父並不認老，堅持自己勝任有餘。

大伯娘和老媽子同聲同氣，說祖父爲那一房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活活替他們做到死。」她們說。

阿龍和阿德放假的時候給逼着去幫忙，不過找着藉口，能躲就躲。

也不是懶，只是那種耕種生涯實在是苦。

在當年，但凡能被申請下來的土地，都是不見人烟的荒林，往往須得走三幾個鐘頭的山路才能到達。滿路全是泥濘荆棘——從荒林到建起家園，從沒有路到有路……整個過程需用血汗來堆積。

父親每次從園子裡回來，都問：

「阿公是不是回來過？」

祖父一兩個星期總會回來一次，給自己帶點吃的用的。

我知道父親要問起，所以對祖父是否回來就特別關注。常向阿龍和阿珍他們打聽。

最近父親連問幾次都得到否定的答案：祖父已經超過兩個星期不曾回去二伯那裡了。

父親心神不定。對老媽子說：

「明天我們不回園了，到阿爸那裡去看看。」大概是怕老媽子反對，又加了句：「去看看他們的椒種成甚麼樣也是好的。」

老媽子應了，嘴裡嘀咕着說：

「那麼多天不回來，那些人也不去看看！」

吃過飯天色已暗下來，但老媽子照例到菜園裡去巡視。

照樣挑挑剔剔，罵我「菜的水澆不夠，肥施不夠，教死不聽」之類。

碰見二伯娘也在園子裡。

二伯娘問我：

「雪梅，這幾天妳在家裡有聽到甚麼聲音沒有？」

我莫名其妙。

「聲音？沒有呀。」

「這幾天大群老鼠一直在我家裡亂竄，在加央頂上不停的跑動，簡直是

要造反一樣。」

「以前也這樣？」老媽子問。

「從來不曾。就這幾天。」

老媽子好奇過去看看，我也跟了去。

果然聽得那加央做的天花板上，有東西在東奔西竄，發出一種很亂的聲音，吵得人心慌意亂。

阿龍拿根本棍去敲動加央，原意是想起它們「出境」，誰知它們竄動得更兇了。

到得晚上十點多，一個剛搬到祖父園子隔壁的田伯跑來報訊。

祖父死了。

死在園子裡，手裡尙拿着除草的工具，和一担水桶一起倒在地上。也不知道是何時死的，也不知道已在那裡躺了多少天。

「全身都黏滿了蒼蠅，已經臭了……」

父親和兩位伯父漏夜趕去把祖父的屍體運回來。屍身已經開始腐爛，遠遠都能聞到異味。不得不在四周洒上許多廉價香水，企圖讓大家的嗅覺好過一點。

祖母呼天搶地的哭，幾個姑媽和出嫁的堂姐都來了，也是同聲悲慟。

我們一千人爲祖父披麻戴孝，簡陋的靈堂裡黑壓壓的坐滿兒孫三四十個。

（子孫滿堂大概就是這麼回事。）

也不見得所有兒孫都與祖父親近，但聽得祖母在那裡哭唱，一字一句的訴說着祖父一生如何的辛勞，訴說着墾荒的苦日子，死的那一分鐘都還在工作，餐風飲露，身旁未見半個親人……旁人尙覺淒涼，親人焉得不悲！

祖父這樣的死法，外人對我們這些「孝子賢孫」有甚麼批評却是沒聽見過，倒是後來每次聽得二伯娘對人說起，總是先嗟長嘆短一番，然後解釋似的說：

「當初也沒人要他去開芭，是他自己勞碌慣了，閒不住……」

一邊叫亞德接下園子，阿德推辭。回頭叫阿龍，阿龍也不願意。

「那個地方，四面都是大山芭，一個人影都沒有，死了都沒人知道。」

祖父不正是死了也沒人知道！一句話說得祖母悲從中來，一邊哭祖父死得淒涼，一邊罵她的子孫不孝。

「老傢伙到死都想替你們賺一份身家，你們却一個個都躲開去，好，與其讓它荒了，不如過名給你三叔！我作主！總不成浪費老傢伙的一番心血讓他死都不瞑目！」

聽得大家都緊張起來。

二伯娘對她的孩子們說：

「公公疼你們，你們難道不知道？要真給了別人，公公才是死不瞑目呢！」

阿德仍然面有難色，堅持不要一個人去住那陰森森、沒有人烟的地方。

二伯娘火了：

「怎麼沒人烟？阿田伯不是住得不遠？你小姑丈申請的地不是已經批准下來了？過幾天他去住下來，不就有伴了？」

「可是姑丈的地方離我們那裡至少一哩遠。」

「好，你嫌沒有伴，那麼就公平一點，明天你們兄弟兩個都給我回園去！書唸得再多也不見得能唸出一個結果來！」

園子給了人從此可就沒了。

阿龍和阿德只得停了學，一起接下祖父的工作，當起椒農來。後來工作不太忙的時候，阿龍也回家住上一陣子，找了一份零散的木工做。

日子就那麼的過了下去。

父親和老媽子一天比一天忙碌。大伯仍是十分忠於自己的「嗜好」，斗鷄斗個天昏地暗。二伯也仍是閒雲野鶴似的，以搓麻將為正業。倒是祖母，日子却是一天比一天難過起來。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三兩天就與二伯娘

鬧意見。一次比一次鬧得厲害。

事後只要父親在家就來向父親哭訴。「當年那麼辛苦……」

她那隻腳便是當年路走多了，担挑重了，弄得至今已半殘。

「當年那麼辛苦……」祖母翻着舊事。「……現在他們的孩子大了就嫌棄我這個老太婆……」

像極粵語倫理苦情片的對白。

最終祖母逼得「離家出走」，在我們家住下了下來。

老媽子背後總是說：

「我早就說過的，我早就說過的！」

幸災樂禍管幸災樂禍，再一肚子怨氣也不敢把老人拒於門外。

口頭上却不是那麼好相與。

「我們也會老的，對老人不敬，只怕老了也會給子孫趕狗似的。」對二

伯娘說：「我可相信報應，是有報應這回事的。」

聽得二伯娘臉上變了色。許久都不上門。

大伯娘倒來得勤快。一邊找機會派二伯娘的不是，一邊訴說家裡沒錢開飯。

罵二伯娘當然正合老媽子的心意。兩個媳婦都恨祖母當年當二媳婦是寶，現在兩人演雙簧，槍頭對準二伯娘，一邊送了祖母一身流彈。

祖母聽也不是不聽也不是，薑到底是老的辣，索性順水推舟的也罵起來了。大伯娘向老媽子借錢，老媽子三五塊錢的也讓她借了。背後總是批評大伯：

「吃喝嫖賭樣樣精，怎麼會不窮。」

別人越沒落，老媽子就越發奮圖強。開了兩個新芭種胡椒，又開了一個雞場。漸漸的以胡椒園為重點。

每去胡椒園之前照例把許多事交代給我。

我很勤力很用心的工作。務必要將老媽子交代下來的的事情弄個妥妥貼貼。我也很勤力很用心的唸書。務必要唸個第一名。

事實上園子裡工作越忙，老媽子就越恨我讀書。每提起讀書都巴不得用

槍斃了我。

「讀讀讀，讀那麼多書想當官？妳看人家阿嬌和阿妹都會賺錢養家了！」動不動就「妳看人家阿嬌阿妹」，有機會一天對我唸它十幾遍，聽得我神經衰弱。

老媽子打我罵我我當然覺得淒涼，她不讓我上學却使我心如刀割。

每次面臨那種場面我都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哀求。她氣起來往往先給我一頓耳光。

次次都弄得雞飛狗跳。黃昏五六點鐘照樣對我吼：

「妳有本事去給我把那一園子的草全拔光了，明天就准妳上學！」

我趕緊抹掉眼淚，颶風也罷下雨也罷，不睡覺不吃飯不休息又有甚麼關係，務必要達到老媽子的要求。

小六畢業考，老媽子下了最後通牒：

「除非考得上政中，否則就別在我面前提起讀書這件事。」當年考政中並不是易事。

從來也沒其他的堂表兄弟姐妹考上過。

可是我焉能不考上？老媽子過於輕敵。但也狠狠的神氣了一陣子。

故意去問二伯娘：

「阿珍沒考上嗎？阿娟呢？怎麼阿娟也考不上？」

又去刺激大伯娘：

「阿牛和阿育今年不是說把時間全用在功課上了嗎？怎麼會輸給雪梅呢？」

說完趕快支開話題，不給人家機會反唇相譏：

「又不是親生的，書讀得好有個屁用！……」

鬥了十幾二十年，功力越來越深厚。

上了中學，英文課本開始多了起來，華文只剩下一本友聯文選。

班上的同學只有六個是小學的舊相識，其他的全不認得，——有一個唯

一的非華人却是我見過的，叫花地拉阿旺，是住在李伯園子裡替他割膠的老

阿旺伯的女兒。

我與她招呼，她對我微笑的點點頭。香鳳問我：

「她怎麼會讀到我們的學校裡來？」

花地拉笑答：

「我以前唸華小，小學考上了，他們派我來我就來了。」

說得一口流利的華語。看她的臉明明是馬來人，黑皮膚，大眼睛，眼睫毛生得很密，微微向上捲。鼻子倒不是很挺直，唇的顏色像她的皮膚，略帶黑。可是她開口講華語，流利得使人嚇了一大跳。

花地拉一家子就住在李伯的膠園的一間小木屋裡，三個哥哥全是膠工。花地拉上學，和我一樣，都必須走出一大片雜草叢生的橡膠林，有時在小徑上碰着了，兩人便一起上學去。

慢慢的就熟絡起來。有日她悄聲對我說：

「我聽說妳不是妳爸媽親生的。」

也不等我回答，就自顧自的說下去：

「我也不是我爸媽親生的。」

「說甚麼？」

「我說我是被收養的。我親父姓林。」

「甚麼？」

這比第一次聽她說華語更受驚嚇。

「我的樣子一點也不像華人對不對？可是我的親生父親確是姓林，住在學校附近，我去年見過他們兩次。」

我仍自驚疑不定，仔細端詳花地拉的面孔。人家說一個孩子吃那一家人的飯長大就會像那一家人的樣子，果真有這樣的事？有時聽得鄰居說我長得像老媽子，我當它是應酬的場面話。

「放了學妳有沒有時間？陪我去一趟好不好？」

「去哪裡？」

「去我親生父母那裡呀！我一直想去，但找不到伴，一個人去又不敢。」

「去做甚麼？」

「去坐坐呀，上回她們叫我有空回去坐坐。」她說：「而且，我織了一件手工，想送給我媽。」

我決定陪她回去「坐坐」。橫豎老媽子今晚不回來，晚一點回去再趕家務也沒關係。就是想看看這個和我一樣身份的女孩「回親娘家坐坐」到底是怎麼一個場面。

放學後我和花地拉走了一段路，走到一排兩層的舊店屋，在第二間停了下來。

「到了。」花地拉說。聲音有點緊張。

我四周看了看。這間店已經很舊了，感覺上又窄又亂又昏暗。店面放了一些布匹，有一張剪裁用的大桌子，桌上和桌下都是碎布，店的另一邊擺了一些雜貨，只剩下一條小小的通道。

有個又黑又胖的中年男人在大桌子前剪裁着布料。花地拉指給我看，低聲說：

「我爸。」

拉着我走過去，叫了聲：

「爸。」

那男人端詳花地拉片刻，忽然像記起來了，也沒應一聲，就朝裡面喊：

「阿玉，有人來了！」對我們說：「進裡面坐。」

我跟着花地拉後面，走過通道，進了一個不算大的廳。一角放了桌椅沙發，一邊是廚房，鍋鏟爐灶……全都一覽無遺。離灶不遠的地方放了一個碗櫥，另外還有一張圓形的飯桌，有兩個比我們大一點的女孩子正坐着吃飯，身上穿着本地一間中學的制服，一個穿娘惹裝的中年女人正從飯桌邊站出來。

花地拉帶點侷促和不安，輕聲叫：

「媽。」

那婦人臉上閃過一絲表情，冷淡含糊的應了一聲。回頭去叫那個坐在沙發上看書的年輕人，用方言說：

「人家來了也不會叫人家坐。」

那個年輕人朝我們看了一眼，說：

「坐啦。」

自己就上樓去了。

我們在沙發上坐下，花地拉微笑着——笑容始終都欠缺自然，但一直努力的支撐着，不敢稍有鬆懈。彷彿稍為笑得少一點，就會得罪了誰似的。一邊告訴我那個年輕人是她的大哥，兩個正在吃飯的是她的姐姐，又告訴了我他們的名字。

「我還有兩個姐姐，嫁了人了。另外還有一個弟弟和妹妹。」

那中年婦人給我們倒了茶，花地拉給我們略作介紹，又問：

「怎麼沒看見弟弟和妹妹？」

「在樓上吧。」

我往樓上看一看，甚麼也沒瞧見。却一眼瞥見花地拉的兩個姐姐相對的扯扯嘴角。不曉得是不是我看錯了——那表情居然帶着三分輕蔑和七分不屑。

花地拉那個「媽」並沒有坐下來，忙進忙出的，對她的兩個女兒說：

「人家來了妳們也不出去陪人家坐坐？」

「有甚麼好坐？」那個較小的阿春對她的姐姐阿美說：「要去妳去！」

「我才不要。」阿美說：「我還沒沖涼呢，累得要死。」

母女幾個一直用方言對白。

「我也是。我明天的制服還沒燙呢。可沒人家那麼空閒，有事沒事就進來坐坐！」

「要死！」那婦人低聲喝道：「人家久久來一次，妳們怎麼好這個樣子，給人家聽到不怕傷人！」

「上回她不是說我們的家鄉方言她一句也聽不懂的？怕甚麼！」阿春邊拉着嗓門邊走過來，坐在我們的對面，改用華語說：

「喝茶。」

順手拿起一份報紙，自顧自的翻了起來。

我打量着她，把她們姐妹的臉對照了一下。臉的輪廓和五官都有幾分相似，差別在膚色，花地拉的膚色像她那個在外面剪裁的「爸」，她的「姐妹」的膚色像她們的母親，油光水滑的，也許是不勞作不晒太陽的緣故，顯得特別白嫩。

花地拉傻傻的坐着，顯然想要找話說，但始終沒找到話題，只得拘束的把茶端着喝了。阿美洗了碗上樓去了，那婦人抹爐抹灶，一直沒有停下來的意思。阿春讀報讀得從容不迫，越讀越入神。

我將一口茶吞下去，也不管花地拉答不答應，同不同意，一把將她拉起來，說：「我們要走了。」

阿春抬了抬眼，轉身朝後邊喊：

「媽，她們要走了。」用的仍是方言。

婦人過來了。說：

「要走了？以後再來坐。」

聲音平平板板的，教人聽不出一點的誠意。臉上有一絲的笑容，也是平平板板的，同樣教人看不出一點誠意。

花地拉從書包裡把一件傳統的手工編織拿出來交給婦人，說：

「我織了兩個月，送給妳。」

我拉着她走了出來，聽得後面有人在說：

「朗莫地朗鬼莫地鬼。」

在批評花地拉的手工呢，說得一點顧忌都沒有。

花地拉猶在那裡和她的「爸」道別，我已經一個人轉過街角。花地拉追上來：

「妳怎麼那麼匆忙？」

我說：

「家裡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說完不知不覺的加速腳步，恨不得馬上離開那個陰沉沉的地點，恨不得立刻回到家門。路上，我沉默，花地拉也沉默。

花地拉純真。她沉默是因為我沉默。而我沉默——我有甚麼理由不沉默！

「我爸很忙，而我媽，她不大會講華語——」

「花地拉！」我打斷她。「不要解釋！」

心裡想着她那件花了兩個月織成的手工，此刻是給丟在一個角落，還是乾脆躺進垃圾桶裡去了？

過後兩人一路上都緊閉着嘴。快到家的時候，花地拉問我：

「妳見過妳媽？」

「見過。」

「怎麼樣？」

「沒有怎麼樣。」我說：「說過幾句話。」

看表面我那個親娘無疑是比花地拉的親娘有情有義。至少不至於右一句「人家」左一句「人家」，場面話說得漂亮大方，但是又有甚麼差別？——

如果——就像曹禺的「原野」裡面那個媳婦問的——如果有一天我和我家裡的任何一個姐妹一起溺水，你以為我那親娘會救哪一個？就算我那當兒有個甚麼三長兩短，你以為我那親娘會為我肝腸寸斷？簡直是笑話！至多不是掉幾滴眼淚就過去了。她老太太只怕難保不一邊暗地裡拍胸口稱幸，啊，還好死的是「那個女兒」而不是「這個女兒」！

親情，嘿。與其見面見多了越看越假，我不如躲到我老媽子身邊與她有難同當去。

回到家裡趕忙打起十二分精神，努力的幹活。先把飯菜煮好讓祖母吃了。煮飯對我而言真是一件最簡單不過的工作。飯是早上剩下的，加一點滾水，熱一熱就是了。菜呢，用江魚仔炒了一碟長豇，——通常是園子裡有甚麼就炒甚麼。另外煎一點鹹魚弄兩個蛋。不都說節儉是美德？周圍的人誰比得上我老媽子節省！父親一個星期買一兩次魚和肉她都有意見，死死控制着收入和支出。從祖居出來七八年，除了過年過節，每餐幾乎都是這麼過。有一句話是老媽子常掛在口邊的：

「會賺，不如會省、會存。」

她的錢是賺來存的，不是賺來花的。

我也吃了一點，扶着祖母在一張藤椅坐下。祖母的雙腿行動越來越不便，走路須得支着拐杖。年老體弱是很可怕的，像祖母，以前甚麼活幹不了？現在漸漸的甚麼都有心無力。嘴裡經常嘆息：

「我這雙腿……唉……人老了就沒用了。」

我把碗碟洗了，弄一桶溫水讓祖母洗了澡。

阿明來了。這阿明是二姑媽的老三，我這個三表哥是個木匠，一直聽說要到汶萊找他那兩個做建築和灰工的哥哥去，但總不見成行。

這些堂表兄弟姐妹全都在家裡進進出出來來往往慣了，也用不着招呼。

對他笑說：

「我忙，閣下自便。」

到豬欄裡把豬餵了，又替它們沖了涼。一桶桶暗紅色的水從水井裡汲上來，使勁的朝豬隻潑過去。十幾二十桶連續下來，兩隻手又累又痠。常此以往，地久天長，總會鍊出一雙似摔角選手的手臂無疑。

「忙完沒有？」

我回頭，見是阿龍。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我說。

拿了刀到豬欄後面割了一捆芋頭葉，回到草寮裡。阿明不知甚麼時候也到草寮來了，站在那裡和阿龍聊天。

「明天回不回園去？久不回去阿德只怕又要吵了。」阿明說。

「大後天吧，反正園子裡也不是很忙。」

我拿着刀蹲在一邊快手的切着芋頭葉。順口問：

「你們很有空的嗎？」

「我們做木工，放了工不就放了工囉。」阿龍應着。

放了工就放了工囉。我就不相信二伯娘這當兒已經忙完了。還有二姑媽，沒到天黑總還在園子裡。不過也沒必要教訓兄弟去孝順母親。他們大又比我大，老又比我老，幾時輪到我說話！——這可是我祖母當年常對我老媽子說的：

「我大又比妳大，老又比妳老，幾時輪到妳說話！」十分威嚴的樣子。我沒再理會他們，顧着把切碎的芋頭葉往大桶裡倒。這是豬明天的食糧，煮了這麼些年，早已駕輕就熟。

阿明幫我把旁邊放着的一桶剩飯剩菜全倒了進去，三個人一齊摒住呼吸，讓那一陣刺鼻的臭味在空氣裡飄散，消失。阿龍幫我加了一大半桶水，我用根木棍伸進桶裡攪了攪，把木棍丟到一邊，蹲下來架起木柴生火。

「你們聽說沒有，大伯把地拿去抵押掉了。」

「抵押？」

「大舅把地契押給別人借了錢去賭。」阿明解釋。「已經是去年的事了。」

「聽說下個月尾不還錢，地方就給他們拿來公開拍賣。」阿龍說。

「到時候不是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我問。

「就是。」

阿龍正想說甚麼，忽然從很遙遠的地方傳來一陣很急促的敲打餅珍的聲音。阿龍和阿明馬上警覺起來，我也側耳傾聽。

「是小姑媽那邊傳過來的。」阿龍皺起眉。

「姨媽和姨丈好像回新園去了。」阿明說。

「我們去看看！」

表兄弟兩個奔跑着竄進密密的橡林裡去。我沒跟着，拿了一担水桶挑了水到菜園裡，把菜澆了，又照老媽子的囑咐給白菜施了肥，那肥料是從豬糞池裡挑過來的。回頭又把長荳採了，大約八九斤，等下得送到兩哩外的小店

裡。一邊忙着，一邊心神不定。那一陣敲打聲一直續持了很久，剛剛才靜了下來，但已經把人的心神敲亂了，現在聽不見聲音，也不見阿龍和阿明，使人更加心慌意亂。

小姑媽一家住在橡林的盡頭，靠大河，離得大家太遠了。第一次聽到那雜亂的敲打聲是在漲大水那一年，父親和二伯趕到的時候，水已經把他們逼上了屋頂，八個孩子只剩下七個，最小的阿安只有三歲，掉到激流裡一下子就沒了踪影，小姑媽一邊哀哭一邊喚着：

「阿安！阿安！阿安哪！」聲嘶力竭。

小姑丈緊抱着四歲的阿仔，絕望的瞪着迴旋不定的激流，眼裡全是淚水，咬緊牙根忍住哭。他們舉家在我們的祖屋住了兩夜，後來水位又漲了，大夥又一起搬遷。那一年，淒風苦雨，到處又濕又冷……。

我抱着長荳繞到大伯家去，竟沒一個人在家，想必是全都趕到小姑媽家去了。再到二伯那裡，只見到二伯娘，和我一樣在急等着消息。

「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這些人一個也不回來……」她說。

我只得回家去，穿過小徑，忽見一群人從另一頭匆匆的趕過來，一下子就到了跟前。這群人裡有大伯，大伯娘，李伯，阿龍，阿明，阿育，阿東……小姑媽幾個較大的孩子全在。大伯和李伯抬着担架，上面躺着小姑媽的第四個兒子阿亮，一身都是血，一張臉却白得沒一點血色，緊閉着眼，看上去似已沒了知覺。

我在匆忙中拉住阿明問：

「發生了甚麼事？」

「阿亮爬到樹上去砍柴摔了下來。」

我們經常都是這樣的，拾一些橡樹的枯枝當柴燒，枯枝拾完了，就爬到樹上，把橡樹的一些已經開始乾掉的枝桠砍下來晒乾存放着。燠膠片的時候非得有大量的乾柴供應，否則辦不了事。

「怎麼會一身都是血？」

「他摔在那把砍柴的斧頭上，正中胸口。」

大伯和李伯停了下來，阿龍和阿明趕緊接過担架，連走帶跑的，一下子

就走遠了。

我定了定神，匆匆的回到家裡。祖母在那裡坐着。還好老人家的耳朵已經不很靈光。

「阿婆，我送菜去了。」

把那個剛才裝剩飯的桶洗淨了，掛在腳車頭，另一邊掛了一籃子長荳，跨上腳車，十分小心的往前騎，一路上那隻桶不停的跳動，發出「欽框」的聲響。一路騎去，都不見大伯他們的踪影。

我把菜交到頭家財叔的手裡，秤了，九斤出一點，收了一塊八。提了空桶到店後面把另一個盛了剩飯剩菜的桶換了出來。這些剩飯菜——和一些鹹草、紙袋之類的雜物，是財叔一家這兩天裡吃剩倒棄的。裡面看上去黃黃白白，又是汁又是水的，上面浮了一層黃色的油，像是咖喱汁，伴着一些腫脹的物體，不知是餅乾還是麵包，形態十分曖昧。已經腐了臭了。底層當然臭得最厲害，若是再放置幾天，倒出來的時候大概能把人熏得暈過去。還好豬是不嫌的，加上芋頭葉煮了，混點糠，牠們也就吃了。

那條路小，來的時候尙可以騎着，回去的時候車頭掛着那個八分滿的大桶，騎上去很難控制平衡。小徑的兩旁全是粗細不一，縱橫交錯的橡樹根，一絆着了就會倒下。經驗多了，不敢再冒這個險，只得一步一步推着走。那形態曖昧的湯汁一直不停的往上跳，全跳到我的衣服上，彈力大一點的，乾脆就跳到我臉上來。

到家的時候天色已晚。剛進大門，阿龍隨尾就到。

「怎麼樣？」我低聲問。

「不知道。抬到大路口正巧碰見小姑媽和小姑丈從新園裡回來，截了車子送到醫院去了。」阿龍說：「大伯和大伯娘跟着。我想去，車子坐不下。」

我和阿龍對望了一眼，彼此心裡不是不擔憂的。祖母問：

「你們在鬼鬼祟祟的說甚麼？」

阿龍忙裝了一副笑臉：

「沒事！沒事！」當然說沒事。

走過去陪祖母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聊。我洗了澡洗了衣服，忙完出來祖母

已經進房睡了。

我拿出書本在飯桌前溫習起來。阿龍在我對面坐下。我說：

「不知道會不會有事。」

「不知道。」

沒一會便坐不住，說：

「我去大伯那裡看看。」

「有消息你來告訴我。」

阿龍應了。我一邊溫書一邊等。二十分鐘之後阿龍回來了，說：

「大伯他們還沒回來。」

又在那個座位上坐下，多少有點心神不定。順手拿了我的課本來翻看，

忽然笑說：

「居然還有時間看小說！」

我順口說：

「我還寫小說呢。」

阿龍側過頭看我，挺興味的追問：

「真的？」

我頭也不抬。

「假的。」

阿龍輕笑起來，但那笑容一下子就凍結在唇邊。阿明帶來了一個最壞的消息：

「阿亮……失血過多，傷及內臟，救不活了。」

阿明這幾句從咽喉裡逼出來的話，猶如一把利刀朝我們心胸直劃下去。

剎那間堂表兄妹三個淚眼看淚眼，相對無言。

就這麼去了。去得血跡斑斑。阿亮今年幾歲？十七！生命何其短暫，人生何其太淒苦！小姑媽哭乾了眼淚，就不知阿亮魂歸何處？只知道小姑媽心魂俱裂，千呼萬喚，却始終是喚也喚不回。

那邊廂小姑媽一家大小正努力的節哀順變，這邊廂大伯和大伯娘可越發眉頭深鎖，弄得滿屋愁雲。阿祥和阿前走後久不聞音訊，否則至少有兩個人

可以商量對策。衆親友是不能寄予希望的，這些年來大伯劉備借荊州早把衆人借得競相走避。那麼一大筆錢，誰有勇氣去當冤大頭？何況大伯的賭性遠近知名。老媽子說：

「你這裡幫他把地契贖回來，他那裡轉個身只怕又拿去押掉了。」

祖母在一邊痛心疾首，但又愛莫能助。一直擔心：

「給別人買了去，那一家大小該到哪裡去安身？」一邊與父親商量：「不幫他們贖，就看看能不能自己買下來吧，買主是自己兄弟，起碼有個住的地方。」

「買下來？哪有那麼多錢！」父親嘆息。

老媽子在一旁聽着，經祖母那麼一提起，倒是仔細盤算起來。

「拍賣得便宜，給旁人買了去怎麼說都是可惜。」她說：「不如這樣，我們那塊芭暫時別買了，我去找我的兄弟商量一下，看看籌不籌到足夠的錢——」

說了就做，開始和父親四處奔走。父親和老媽子的信譽顯然比大伯好得

多。揩了滿身債務，但終究是成功的將拍賣着的四畝膠林買到手。

祖母重覆的說着：

「還好買主是自己弟弟，不然老大家大小連個棲身的地方都沒有。」

似是要把話說在前頭，讓父親留給大伯一條退路。事實上父親做人厚道，從不與人爭，怎麼可能對大伯一家子趕盡殺絕？祖母或者是顧忌老媽子，不得不老彈那絃外之音。老媽子無疑是巴辣，但同情心還是有的。可是一片好心可不能不對人說。

大姑媽來作客，老媽子說：

「大家都說我不好，要是我真的壞還容得他們住下去？也沒收他們一分錢租金，一園子膠樹由得他們去收割，也沒分他們一分一毫……」

二姑媽來了，老媽子照樣唱：

「這世上你找得到一個像我這樣好心的人？換了是我早怕給人趕了出去

……」

寄人籬下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但世上又有甚麼事是容易的！老媽子一張

嘴盡管越說越愉快，輕鬆瀟灑的窮開心，事實上正爲那一身債務拚老命。待得債務還清，老媽子幾乎也垮了下來。幾年來都聽她說這裡痛那裡痛，說完吃一兩個止痛片，全不當它一回事。

現在止痛片不管用了，逼不得已去看醫生，拿了葯，促她多休息。這「多休息」在老媽子而言說了也等於沒說。父親勸她：

「人不舒服胡椒園就別去了。」

「我不去你一個人忙得過來嗎？少了我只怕甚麼事都辦不成！」

一副強人姿態，口氣大得要命。父親只得閉嘴。臨走的時候她交代我：「明天到財叔那裡去的時候把那隻肉鷄抓了帶過去。過兩天就是正月半了。」又說：「明天是禮拜天，把白菜採一些自己拿去賣，走得遠一點，總能賣得掉。」

晚上我把一切弄妥，到園子裡採了一籃白菜，洗了，紮成一把把。

「一把多少錢？」阿龍問我。阿珍和阿娟才走，阿龍就來了。同樣的問題阿珍剛剛也問我。

「三毛。銷不出就大減價，兩毛。」我說。

「現在蔬菜通街都是，兩毛錢一斤也未必賣得出。」

所有的農作物大概都類似，蔬菜尤其如此。市場一充塞，價錢便低賤，到得供過於求，誰能担保一場活不就此白幹了。這菜農的悲歌咱們唱了又唱，唱得欲哭無淚。

「我知道，總得試試。」

欲哭無淚又如何。還不是繼續勇往直前，埋頭苦幹。紮完最後一把，從後門到雞寮裡把雞隻抓來綁了。阿龍問我弄隻雞幹甚麼，我說：

「送給財叔過元宵。」

「真沒甚麼道理，」阿龍說：「那些剩餘的飯菜妳不去拿回來財叔可不知要找個甚麼地方來倒棄呢，幫他清理了垃圾還要時時送雞送鴨表示感恩不盡。」

「以前我心裡也嘀咕。」我說：「不過後來想想那些豬終究是靠着些剩飯菜生存的，算了。」

「忙完了？」

「差不多了。要做功課。」

「妳出來一下。」

我微皺起眉，——又有甚麼消息是祖母聽不得的？跟他走出門口，看見一張書桌放在門外。

「我一路扛過來，越扛越重。幫我抬進去。」阿龍自顧自的說：「看妳老在飯桌做功課，書本都沒地方放，做給你的。」

「你自己做的？」

「當然自己做的。」

我開心的稱謝。忽然想起阿珍和阿娟，她們和我一樣少張書桌呢。忙問：

「阿珍有沒有？阿娟有沒有？有沒有做給她們？」

阿龍沒答我的問題，只問：

「喜不喜歡？」

「那還用說。」問他：「木料用掉多少錢？」

「喜歡就好，別問太多。」

幫我把書桌搬到一個適當的位置，又把我那放在牆腳的書本拿來整理。我跳過去，可別把我的筆記弄亂了。

「我自己來，你別碰我的東西。」

這一跳跳得太急，足踝不知怎麼的扭了一下，痛徹心肺。忍不住吸着氣，哼哼唧唧起來。伸手把放在一角的葯酒拿在手裡，拉了一張椅子坐下，捲起褲管。小腿骨上一片黑青，略腫，皮膚扯緊了正反着光。怎麼這葯酒沒點效力？擦了幾個晚上竟一點散瘀的作用都沒有，真是的。現在足踝又痛，舊傷未愈新創又起，明天還要去滿街兜售呢。

「妳這是幹甚麼？」阿龍驚問。

「擦葯酒囉，你沒見我剛才扭了一下。」

「我是問你這腳骨上的瘀傷是怎麼弄來的。」

「吃韭菜吃出來的。」我說：「大伯娘跟我說別吃韭菜我還不信。只吃了兩餐就成了這樣子了。」

拉起另一隻褲管，兩隻脚一比，哈，顏色簡直再調和也沒有。老媽子的力道可真均勻，力道略有偏差都無法叫我一雙腿瘀黑得這般對稱。

「事實擺在眼前，」我對阿龍說：「有舊傷就別吃韭菜。會翻老病的。」

「你還沒告訴我這舊傷是哪裡來的。」

阿龍蹲下來「視察」了一下，問：「三叔母打的？爲了不給你上學那一次打的？」

「我不知道。」

我這雙脚挨木棍還挨得少了？哪一次老媽子不是非得要把木棍打得斷成兩三截才肯甘休？這些瘀傷如果各塊各塊分開來研究，只怕各有歷史。

阿龍一手奪過我拿着的葯酒，開了蓋子倒了一些在我的小腿骨上，狠狠的按將下去。我慘叫一聲，趕忙躲避。阿龍却牢牢的按着不放。

「喂喂，我自己推！」

「你那個弄法怎麼散瘀！你坐着，忍耐一點！」

「我不要！」

痛得眼淚都掉出來了。阿龍才不管我要不要，一言不發的用力推拿。我亂七八糟的抗議：

「你到底懂不懂得推拿？你這蒙古大夫，可別活馬當作死馬醫……」

阿龍一臉嚴肅，彷彿和誰生氣似的。死馬活馬的喊他都無動於衷，漸漸的也只好不言語了。連香鳳都說我這雙腿若不打理以後大概會廢掉，不知是真是假。但還是不求証的好。

阿龍臨走的時候對我說：

「別去碰水。」又說：「我明天弄瓶好一點的藥酒來。」

隔天晚上阿明倒是帶來一瓶。也不知是從哪裡弄來的。

「阿龍回園去了。」阿明說：「把腳放好。」

「我自己推。」

「照你那樣摸法摸到下一輩子也不會好。」和阿龍一樣不由分說的幫我

「醫」起腳來。

在學校同學們聊起家庭，我對香鳳說：

「做人沒有幾個愛護自己的兄弟是絕大的損失。除了自己兄弟，誰會管你的腳是不是癱掉了。」

「有一個人會。」景芳應我。對我鬼鬼祟祟的眨眨眼。

「誰？」月麗問。

「誰知道她說誰。」我趕忙接口：「景芳最會神秘兮兮胡說八道。」

「好吧好吧，就當她胡說八道。」香鳳笑着說。

蔡子揚走過來，拿了一本書給我。

「不是想看水滸傳？借給你。」小的時候借給我的是兒童樂園，大一點是少年樂園，追「紅鬃烈馬」追得魂不守舍。現在學人看水滸傳。

「就你們兩個愛看這些古董。」香鳳說。

對於我們這些十五六歲的小女孩，言情小說遠比紅樓夢吸引，那還用說。週末放了學景芳他們習慣三五成群去逛書店，三毛子一本，來十本新的就買它十本，大家傳來傳去看得痴痴迷迷不亦樂乎。

月麗翻一翻我的水滸傳，說：

「這樣的書，等我過了三十歲說不定看得下去。」

老師聽後笑說：

「三十歲後看得下去也算不錯。只怕有的人一輩子都不看。」

我們這個社會是這樣的，真正看書的人不多，真正寫書的人幾乎沒處找。看的書全是「舶來品」，連三毛子小說都是香港的進口貨。

是人都知道這裡是文化沙漠。但荒漠甚麼時候才能變綠州？那可說不準。正如我們何時才能擺脫這種艱難困苦的日子？問題是很具體的，答案可就虛無飄渺得很。

新年早過了——總是會過的。如今元宵也過了，日子過得既無詩也無夢，蒼白得要命。老媽子健康每況愈下，已經兩天不跟父親回園子裡去了。傍晚肚痛略見好轉，到菜圃裡去走了一圈，居然又拿起鋤頭翻起土來。我說：

「媽，你的病還沒好，醫生不是說要休息……」

話還沒說完，老媽子就搶白我：

「我多休息！我多休息這些工作又不見你來做！」

我如果是孫悟空能有七十二變就好了。變一個我去做家務，變一個我去豬欄裡餵豬，變一個我去種菜賣菜，再變一個我去上學……一邊給青菜噴殺虫劑一邊突發奇想。忽見老媽子按着肚子彎下腰，唇青臉白直冒汗。我飛奔過去，還沒來得及扶住她，她已經整個人失去重心的倒在地上。

「媽！媽！」我搖着她。「媽！」

一點反應都沒有。不由我不魂飛魄散。父親又不在家。只得飛奔着去找大伯，半路遇見阿龍，阿明和阿東三個。我一雙冰冷的手拖住阿龍和阿明。嗚咽的說：

「你們快去看看我媽！」

「發生了甚麼事？」

「我不知道……」

說着眼淚嘩啦啦的掉下來。

「阿東你去通知大伯，大伯在家。」阿龍說：「順便去我家說一聲。」大伯、大伯娘、二伯娘都來了。大家慌慌張張的嚷嚷一陣，同意立刻送

去醫院。阿龍和阿明輪着把老媽子揹出大路。

我緊跟着，一直哭。心裡慌成一片。慌亂中暗自祈禱又祈禱。千萬別讓我老媽子有甚麼事才好！父親在深夜裡趕回來。老媽子已經轉醒，但要留院觀察。父親住了兩夜，不得不又回到園子裡去。

「胡椒熟了。不趕着採會掉得滿地都是。」

父親不在，一切自然就由我照應着。二姑媽到醫院看老媽子，感慨的說：「一年到頭做得半死，又捨不得吃得好一點，怎麼會不病。」

衆人都一致認為老媽子這個病是操勞過度加上營養不良弄來的。勸老媽子好歹吃點好的補一補。

「叫雪梅每天早上熬點肉湯來喝，可別省這個錢了。」舅媽說。

以我們的尺度和標準，再補也不過是熬個肉湯喝。再了不起是弄點人參提神。

我每天清晨五點鐘就爬起來，摸黑踩半個小時的腳車到財叔的店裡買了肉煮了天亮先送到醫院去，再趕回來把工作弄妥，然後上學。

每天早上到校都遲到，中午又不得不早退，因為得趕着給老媽子送中飯。哪一次去得遲一點，或是飯菜的鹹淡與老媽子的胃口略有不合，事情可就大了，少不得整座病房都聽得見老媽子的咒罵聲。下午放學回來小心翼翼的弄好飯盒，又把它仔細的用塑膠袋包住，再放進籃子裡。

阿清和阿珍兩人在一旁看着，異口同聲的說：

「外面雨下得那麼大，稍等一下再去吧。」

兩人原是約好和我一起去看看老媽子的。

「我先走。」我打了傘，對她們說：「妳們等下再來，我遲了不好。」

老媽子那個脾性，算了，惹她不起。冒着大風雨到了醫院，匆忙的朝病房走去。時間分秒不敢稍誤，但冒着風雨來，飯菜可能涼得快些。老媽子試了一口，突然怒火中燒，居然把飯盒當飛鏢一樣朝我飛過來。我又沒有接飛鏢的本事，給湯飯潑得一身都是。罵聲驚動病人驚動護士，面對那麼多聽衆，那些老話又回來了。

「養妳那麼大妳沒一點良心，想吃一餐熱飯菜都不能！早晚天公會收

拾妳……」

場面那麼難堪。我咬緊牙，咬不掉心裡的屈辱感。低頭想擦乾裙子，才發現幾乎全身都是濕的，也分不清那滴着的是湯還是水。一條手巾都濕透了，如何可能擦得乾？只得放棄。蹲下地去收拾那撒得滿地的飯菜，一邊收拾一邊流淚。阿清和阿珍來了，站在一旁默不作聲。阿明來了，也是甚麼話都不說。默默的幫我把湯匙和飯盒拾起，拿去洗了。值班的護士對我投來同情的眼光。告訴老媽子：

「這是養病的地方，不是發脾氣罵孩子的地方。」
終於把老媽子按了下去。

隔日去上課，班長蔡子揚告訴我：

「訓導主任要妳放了學去一趟。」

我去了。訓導主任寒着一張臉，用筆敲着桌上攤開的點名簿，聲音和眼光一樣冷：

「妳每天遲到早退，是不是不想唸下去了？」

我想解釋，喉嚨却先哽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能由得他說下去：「學費也不繳，也不帶書來上課，沒有書讀甚麼書？中三可不比中二，年尾就要初級文憑考，就算持着聰明也不能這樣吊兒郎當！校有校規！……」我看牆看天花板，死命不讓眼淚掉下來。但是沒有用。阿明昨天才說：「妳很堅強。」

堅強的人是不掉淚的吧。我流着眼淚踏出辦公室。堅強個鬼！訓導主任說了一筐籊話，最有殺傷力的是那句：

「限妳這一兩天把學費繳了，把書本買齊，否則……」

否則怎樣？否則就別唸下去了。似乎一點商量的餘地都沒有。

我回到課室，同學們都已回家去。剩下蔡子揚一個，顯然是在等我。

「發生了甚麼事？」

我眼淚汪汪的望了他一眼，拿起書包往外跑。他跟上來。

「妳整兩個星期遲到早退，為甚麼？」

「我媽在醫院裡。」

說完又走得快些，醫院裡老媽子還在等我，已經遲了，等下見了她不知又會是怎麼一幅局面。

「好點沒有？」

「沒有。」我抹乾眼淚。「老是肚子痛，查不出是怎麼一回事。」

把腳車的鎖開了。推了出來。

「戰鬥機把妳沒課本的事報上去了？」

我點點頭。戰鬥機已經警告了我多次，我呢，戰鬥機說的——「次次都當耳邊風」。不報上去才是怪事。

「爲甚麼不和妳爸商量？」

「不能商量。」

怎麼商量？年頭爲了我上學，事情已經鬧得那麼僵。

「……我叫她停學你就給她錢買書！是不是想存心氣死我……」老媽子和父親驚天動地的吵。抓了一根木對着我的小腿橫掃過來，打得木棍折成兩截直飛出去。「有本事妳就去讀！再敢問妳爸要一分錢買書看我不打斷妳的

腿！」

過後我揹着空書包去上學，一直不敢再提買書的事。有時小心翼翼的在賣菜的錢裡挪用一兩毛——也不敢太常這樣，給老媽子知道了免不了兜着走。積下的錢只夠買練習簿。香鳳和景芳從不介意我與她們共用課本。介意的是戰鬥機——並不是每個老師都有閒心去瞭解「次次都當耳邊風」背後的故事。瞭解也未必能諒解。「校有校規」，多說無益。

「妳別太擔心。」蔡子揚說：「書本我替妳想辦法。」

我仍然揹着空書包上學。戰戰兢兢。隨時準備再上訓導處，——年尾就要初級文憑考了，實在不甘心就此放棄。但又勢必非放棄不可——書本沒着落，學費已欠了一個月，報考初級文憑至少需要十幾塊錢……。

一路想一路愁。傍晚到了財叔的店裡，財叔正在敲算盤。我把菜交給他。

「妳媽還在醫院？好些沒有？」他問。

「還是那樣。」我說：「明早麻煩你給我留一點豬肝。」

匆匆收了錢提了裝剩飯菜的桶。

「財叔我走了。」沒有時間久留。

「等一下，有妳兩封信，我差點忘了。」

我接過信，謝了財叔。走了一小段路便停下來把信拆了。信封裡各有一張誌銀四十元的支票，是元旦徵文第一名的獎金。我的一顆心喜得砰砰亂跳。八十元不是大數目，但此刻却足以救我於水火！

得獎已是年頭的事。那時我的一雙腳給老媽子一招橫掃千軍掃得癢腫未消……蔡子揚把好消息帶來。國忠興高彩烈的把報紙搶去看，一邊嘩啦嘩啦的取笑：

「連得兩個第一名？只因山中無老虎么。」

「可不見得每隻猴子都能稱王。」景芳笑着替我辯白。「有本事你去寫寫看！」

我伏在桌子上，對蔡子揚說：

「如果能有多點這樣的機會就好了。」

「算了。我們這裡似乎做哪一行機會都比寫文章好。」蔡子揚下了一個

結論：「甚麼都可以當正業，唯獨寫文章不能，會餓死人的。」

可不是。塗寫了那麼些日子，酬勞也不過就是那麼一百幾十塊，縱是稀少，也還不是人人可得。我把支票兌了現，想到能繳學費，心情輕鬆得多。盤算着這兩天好歹要抽個空去把課本買回來。今天是來不及了。中午休息的時間那麼短，除非下午逃課。可是怎麼也不能讓自己遲到早退諸樣罪名之外再加上「逃課」這一項。進了課室，蔡子揚把一疊書往我桌上一放，說：「都齊了。」

我怔了一下。那不正是我要買的課本！趕忙問：

「哪裡來的？你買的？」

「不是。我去搜來的。」

「搜？」

「搜。有的是我哥哥的，有的是我哥哥的朋友的，有的是我哥哥的朋友的朋友的。」

「謝謝你。」

我感動得幾乎沒哭出來。蔡子揚詐作不見：

「別太高興，要還人的。可別弄壞了。」

「一定，保證不傷一根寒毛。你放心。」我說。小心翼翼的把書捧在手裡仔細翻看。怎能不感激蔡子揚呢——解決了書本的問題，那八十元就可以在別的項目上，報考後剩下的錢起碼能應付多幾個月的學費。

我把支票的事說了。

「八十元？真的？那可好。」景芳說：「趕快先拿八塊錢去找戰鬥機，免得他又催。」

「我還担心妳下星期沒錢報考呢。」蔡子揚笑說。

「她沒錢報考你總會幫她的。」香鳳說。

會嘛，我抬眼看蔡子揚，他對香鳳笑一下，也回望我一眼，含笑不語。國忠拿了一張紙條給我，說：

「雪梅，送給妳。」

景芳和香鳳都湊過來，月麗和花地拉也好奇，齊聲問：

「是甚麼？」

我把紙條打開，上面寫着幾行字，字體倒是挺漂亮的：

逆旅遙迢
翻山涉水何懼
天寒地凍
妳是風雪一枝梅

衆人嘩然。月麗稱贊國忠的字寫得好看，香鳳喃喃細讀，說：

「對麼，雪梅不正是風雪一枝梅！」

景芳瞪了國忠一眼，半諷刺半取笑的說：

「我們班上的華文文學可全靠你了。」

我笑說：

「不通。」

月麗馬上抗議：

「怎麼不通？」

「我從來都不是一枝花。」我自嘲的說：「充其量也不過是路邊的一根草，給風雨打得殘了，仍死心不息的掙扎着站起來。年齡十六，容貌二十六，心境三十六，已經很老了。」

大家又喧鬧起來，香鳳說：

「我看妳跟國忠乾脆配成一對算了。一個寫得精彩一個說得精彩。」

只有蔡子揚不開。拿了一本書在我頭上敲了一下，低聲說：

「胡說八道。」

又問：

「妳媽現在情形怎樣？」

「查出來了，是大腸出了問題，決定了下星期二要開刀。」

「不要太擔心。」蔡子揚勸我：「一切都該往好的一方面想。」

「我知道。」

事實上根本「知道」是一回事，担不担心往往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何止幾百次的勸自己往好的方面想……但事不關己方可不勞心，那躺在手術枱上的可是我的老媽子呢，吉凶沒個定數，哪由得我一顆心不沉甸甸的懸着！父親和我守在手術房外，父女兩個一般是憂心忡忡。老媽子的心情大概也是一樣的吧，怕那一支麻醉劑注射下去就再也醒不來……盡管嘴裡不說甚麼，臉上不露一點蛛絲馬跡，進手術房的一刹那仍是不動聲色，一副視死如歸的姿態……但待得從手術室裡出來，聽見我和父親呼喚，也不睜眼，就先哭了。眼淚無聲的滑落在枕上。

我拿了一條濕毛巾潤了潤她那乾燥的唇，又替她抹乾了眼淚。只顧忙，嘴裡一句話也不敢說。那麼多個無眠的夜，那麼多揮不去的憂愁……如今總算過了難關，看見老媽子掉淚，心裡何嘗不是脆弱得想哭一場。

我轉個身把濕毛巾拿到水槽裡洗了，站在那裡忽然感到雙腳浮動起來，整個人往後倒。阿明趕過來一把將我托住。

護士給我一張布床讓我躺着，替我診斷了一下，說：

「虛弱，太累，睡眠不足，要多休息，沒事的。」

回家的路上，阿明說：

「我走了還真放心不下妳。」

「你要走了？」

「到汶萊去，大哥和二哥一直催，他們標了一個頗大的工程。」

「早該去了。」我說。男兒志在四方嘛，總要出去闖一闖。

阿明欲言又止，對我說：

「妳要照顧自己。」

「知道。」我應着：「你也一樣。」

兄妹兩個倒是殷殷話別起來。

「抽點時間給我回信。」

「好。」我嘴裡唯唯諾諾，又補上一句：「忙就別寫信了。」

「忙不忙是我的事。妳記得回信就好。」他說：「也花不了多少時間。」

阿明走後，阿龍顯得比往常沉默，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阿龍和阿明兩個一直是比較要好的。阿明連來幾封信，我都讓阿龍看過，對阿龍說：

「阿明說我再不回信就回來斬了我。」

拿起筆來，看看悶悶不樂的阿龍，寫道：

阿明吾兄：

久不覆信，歉甚。令舅媽大人的病況已經大大好轉，半月前拆了綫回家靜養，因為傷口尚未痊癒，因此罵人的聲音比往日斯文得多，聽來溫柔得空前絕後。但相信不久就能當回河東獅，請勿掛念。

倒是令表兄阿龍，自從閣下走後便如一隻失群的孤雁……。

寫着寫着忍不住笑起來。阿龍一手將我的信奪過去，看了一句話也沒

說，站起身就走了。見到阿娟，問她：

「阿龍他最近到底怎麼啦？陰陽怪氣的。」

「他沒跟你說起嗎？他最近煩得要死。」阿娟說。

「煩甚麼？」可沒聽說過。

「我爸說他今年已經二十多了，押着他到處去相親，叫他明年之前一定要娶個老婆回來。」

「真的？這是喜事嘛。」我笑着說：「這也好煩？相親相成了沒有？」

「就是沒相成才煩呀。」

阿龍相親相得不亦樂乎，我為我的七號文憑忙得不亦樂乎。好不容易才挨到有機會進入考場，這場考試可絕對輕率不得！何止只許成不許敗，簡直連成績都必須拼個最好的。否則我的中四和中五怎麼辦？有人說讀書並不單是為考試，文憑並不是最重要的。天地良心，我這當兒讀書可絕對是為了考試，一紙文憑對我而言簡直是太重要了。沒考過試沒把文憑拿到手就沒資格唱這樣的高調，否則聽來與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也沒多大差別。

阿明的信越寫越勤，我總是匆匆看過就擱到一邊去。就上回給他覆了一封，後來日子越發忙得天昏地暗，自然而然就「石沉大海，音訊全無」起來。阿明的信越寫越低調，嘆息着故鄉人情似紙張張薄……滿腔思鄉和失望之情躍然紙上，看着還真不忍。趕忙提筆狠狠的道歉一番。用的辭句可多了，甚麼大人不記小人過，大人有大量，宰相肚裡好撐船……（其實宰相肚裡撐不撐船關他甚麼事）……總之亂七八糟好話說盡。替衆人報了平安，又提起阿龍相親的事，忙中取樂。

阿明吾兄：

.....

……令老表阿龍近日正忙着相親，無奈花多眼亂，相來相去相不成，二伯押着他去當唐伯虎，人家唐伯虎嘻皮笑臉不知多樂，令老表一張臉可苦過苦瓜。你有女朋友了沒有？千萬勤快點，可別以後輪到你來對我們說相親是

苦差，——從頭到尾大眼瞪小眼，沒半點娛樂性！

不多寫了，你妹子我此刻正在打仗。……

仗終於打完了。我把課本還給蔡子揚。國忠一群人計劃着去征服馬當山。

「雪梅，妳也來。」

「我能去就好了。」我說：「我媽不會肯的。」

「又不是去隔夜。」景芳說：「早上去下午就回來了。」

「我們去和妳媽說。」

我推辭着。沒人聽我。

「妳媽病了我們還沒去看過她，現在探訪一下也是應該。」

說不過他們，只得由他們去了。衆人帶了點水果，踩着腳車嘻嘻哈哈的來。老媽子對他們倒是和顏悅色。一群人之中只有蔡子揚是老媽子早就見過的——蔡子揚的祖父和父親是生意人，開了兩間店鋪，大成賣洋貨，大發收土產，幾十年來苦苦經營，如今大概已是又成又發。父親的胡椒就是賣到他

們的店裡去的。

蔡子揚和老媽子提起登山的事，老媽子應允了，多少有點出乎我的意料，悄悄的和景芳說：

「我還以為我媽會拿支掃把將他打出去。」

景芳對我裝個鬼臉：

「我倒覺得妳媽是丈母娘看女婿……」

我一把擰住景芳的手臂，擰得她殺豬似的叫起來。心裡着實是急了。這些人玩笑越開越過火，給人聽了像甚麼話！

那次旅行過後景芳他們週日經常結伴來拜訪我，漫漫長假，平日各忙各的，到了週日就聚集在一起，我家成了一個「渡假」的去處。有時我忙，也手忙腳亂的幫我除草採菜。老媽子這次手術之後性情彷彿變溫和了許多，只要衆人來到，老媽子總是盡心招待，紅毛丹熟了採紅毛丹，木瓜熟了採木瓜，混熟了，那些男生自己動手去摘，告訴老媽子：

「伯母別客氣，我們自己來。」

嘻嘻哈哈喧賓奪主。但又能哄得老媽子挺樂的。門前有一棵蓮霧，熟得快落得快，賣也沒人要，老媽子說：

「能吃就別浪費了。」

採了一袋子一袋子叫他們帶回去。後來國忠還把小學的課文編了當歌唱：「搖搖搖……搖到外婆橋！」戲呼老媽子外婆，老媽子笑嘻嘻的也不計較。

「……吃不完，拿回家……」滿載而歸一路唱着回家去。

許久不見做家庭工的阿妹，老媽子動手術之後她每逢休假都過來坐坐。

「三叔母好像轉了性。」

「希望是這樣。」我說。

如果老媽子的脾性能像現在這般一直維持下去，則是父親之幸，是老媽子之幸，是我之幸。家和萬事興嘛。

「其實家興不興且不去說它，只要不弄得家裡鷄狗亂跳，日子總過得愉

快些。」

我看着阿妹。那表情和語氣都彷彿是有感而發。於是問：

「發生了甚麼事了？」

她一個月至多回來一兩次。心想大概是她的僱主家裡不和睦。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富有人家的經有時未必就比窮人家的經稍易唸一點。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主人家不愉快，傭人處身其間怎麼會愉快得起來。誰知她說：

「阿桂要結婚了。」

「甚麼？」我跳起來。實在不能怪我驚跳，這阿桂比我小，今年至多十五歲多點。「阿桂不是去年才出去學美髮的嗎？怎麼突然的要結婚了？」

阿妹有點訕訕的。

「誰知道？別談她了。」

到祖母房裡去坐了一會就出來告辭。我心裡一直疑惑，十五歲結甚麼婚？一定是說說罷了。老媽子望着阿妹的背影遠去。回頭對我低聲說：

「阿桂懷了孕。」

呵。可真給嚇得目瞪口呆。

「妳大伯這幾天一直喊打喊殺的搞得雞犬不寧。」

「怎麼會這樣的呢？」

「誰知道。那個阿桂，以前在家的時候整天都不着家，今天小姑媽家過一夜，明天二姑媽家住一夜，妳大伯也不管。還讓她住到外面去，白天半工學，晚上空下來還有不四處溜的？」老媽子說：「女孩子年紀小小就由得她去，怎麼不出事！」

聽老媽子說下去，我才知道這事原早已暗裡醞釀多時。大伯娘初時一直掩掩藏藏瞞瞞外，連大伯也不讓知道。但終究是掩藏不住的，——除非一口氣將事情解決了。偏偏又解決不了，情況一天比一天緊迫，除了和大伯商量還能怎麼辦？只得硬着頭皮說了。

大伯氣得吹鬍子瞪眼滿屋子亂跳，將阿桂狠狠的打了一頓，大伯娘眼見鬧得兇，不得不挺身攔在中間，大伯恨不得連大伯娘也一並打了。罵大伯娘養女不教，這簡直好比觸動活火山。——老娘不怪你你倒來怪老娘？孩子生

下來你甚麼時候認真管教過！你這死老頭，有錢沒錢一天到晚一頓栽下去死賭！我一個人能管得了多少？現在出了差錯你倒來怪我！她賤格！她賤格也是你的種！……………

……………

架吵過了，問題還是存在着。吵得再兇也不管用。事情總要解決的，不能就此算了。夫妻倆氣呼呼的總算坐下來商議。先把阿桂的男朋友揪出來，那個阿華原是我們同村的人，倒不是甚麼沒良心之輩，一開始就認了。大伯囑咐他回去和父母商量，儘早將阿桂娶過去。阿華也應了。

「把事情辦了，就甚麼事也沒有了。」大家都是那麼想的。

但事情並不如想像中順利。兩個星期過去了，却始終不見人來。

「會不會是阿華的母親不肯？」老媽子說。「沒有理由這樣沒消沒息的。」

「聽說阿華的母親可厲害着，只怕事情沒那麼容易辦。」二伯娘說。

大伯娘急了。這樣的情形無論如何是等不得的。決定自己央人到男方家去說。這上下哪還顧得了體面不體面？只求速速將這事情辦了便成。

誰知不央媒婆上門去還好，媒婆一上門事情就更鬧得滿城風雨起來，阿華的寡母果真不是好相與之輩。

「這是甚麼話？妳這媒婆是怎麼當的？怎麼這樣不知輕重！」先把媒婆罵了一頓，口水全噴到媒婆的臉上去。「他家的女兒有了身孕就叫我的兒子認賬？天底下有這樣便宜的事？你要賺媒人錢，至少也替我們阿華找個身家清白的。」

「可是你的兒子當着衆人全認了。」

「認？哈。甚麼叫認？那個女孩子生來就三八兮兮，老爹是賭鬼老母是蠢婦，自小就欠管教！一天到晚只知道勾三搭四，誰知道那肚子裡的雜種是誰家的？你們可別欺侮我兒子年輕，硬逼他吃死貓！要阿華娶她？提都不要提！」

情形如此這般，對白諸如此類，沒一句好話。媒婆唱做俱佳一五一十的轉給大伯聽。

「我做了一輩子媒人從來也不曾這麼倒霉過，給人指着臉來罵……」竟

是怪起大伯來了。

大伯紫着一張臉，額前的青筋都浮了出來，情形是很令人擔憂的。大伯的身體向來都不是很健壯，再如此折騰下去，只怕少不得要氣得大病一場。媒婆走時嘴裡還嘮嘮叨叨的，怨大伯怨了個夠本。大伯忍無可忍又狠狠的抽了阿桂一輪耳光。

「臉都給妳這個賤東西丟光了！妳最好給我一頭撞死了乾淨！」

一屋子人鬧哄哄的，個個都趕來聽媒婆回消息。大家如果不在場情況或者又會好一點，如今媒婆那番話當衆說，怎麼不把大伯逼得既羞且怒？老媽子和二伯娘做好做歹的勸住大伯，衆人也就散了。臨走時見到阿桂一直在那裡哭，禁不住走過去搖搖她的肩：

「阿桂，別哭了，阿桂。」

她看了我一眼，越發哭得淒切。我對阿清和阿育說：

「你們也不勸勸她！」

阿育木着一張臉，走開了，阿清和阿妹也沒反應。我跟着老媽子回去。

阿桂愁苦無助的臉在我腦裡驅也驅不散。女孩子可千萬別行差踏錯，否則何止外人有話說，辱及門楣，父母兄弟姐妹是至親，但却尤其不能諒解。樹要皮人要臉……怪得了誰去！無端端累得父母給人羞辱，豈止是不孝，稍有一點思想和尊嚴，只怕後悔也後悔死了。

老媽子顯然也是在想着阿桂的事，一邊吃飯一邊借題發揮的教育起女兒來，甚麼「女孩子千萬要自愛，不可行差踏錯」……原來我和老媽子的思想還頂「溝通」的，我剛想過她便說將起來，彈的全是老調，沒一點新意。不過「女孩子可千萬要自愛」這樣的話又有甚麼可創新的？古往今來，說來說去大概就是那麼幾句，永恒不變。

老媽子一直往下說，我也一直往下聽。老媽子教誨，哪敢不洗耳恭聽？這洗耳恭聽的本事我早練得坐上第一把交椅……有人拍門。

進來的是阿牛。

「阿桂來過嗎？」

「沒有啊。」

阿牛問得氣喘喘，我們答得心慌慌。怎麼會這當兒來找阿桂？

「阿桂不見了。你們走後不久她就不見了。」

「那還不快四處再去找找看！」祖母說。

我和阿牛趕到二伯和二姑媽那裡，都說是沒來過。回到大伯家，大家已經把每個角落都翻遍了，還是沒有。

「會不會去了小姑媽那裡？阿育你去看看。」

「不可能。天都黑了，她怎麼敢獨自走那條山路？」阿牛說：「會不會是去找阿華去了？」

「找阿華？也不大可能。阿華有他母親擋在前面，去了也見不着。她不是不知道那個老太婆厲害，沒有理由敢一個人找上門去。」

衆人討論着，忽聞屋後傳來阿嬌和阿妹的驚叫聲。聲音裡帶着慌張和恐懼。然後就聽到阿妹哭着喊：

「阿桂……」

衆人蜂湧過去，跑了數十丈之遙，暮色中看見阿桂搖搖晃晃的掛在一枝

橡樹幹上。阿桂用一條沙籠上了吊！大家七手八腳的將阿桂解下來。

「身體還是熱的，快救！」

在阿桂身上亂掙亂扯一陣，又拚命的喊着阿桂的名字……搞了好一陣子，總算將阿桂弄醒了。衆人七口八舌，阿桂只是哭，叫衆人讓她死。大伯娘氣極了，嚷着要報警抓阿華，又罵阿華的母親。

「那個死寡老太婆沒一點人性！……我的女兒若是死了她的兒子可也別想活着！……」

罵着罵着，越罵越火，也不理衆人的勸，一直罵上阿華的家去，老娘不發威妳當我是病貓！口口聲聲要告阿華引誘未成年少女，叫阿華準備坐牢打官司——反正是豁出去了，難道還怕妳不成？實在是早已沒有退路，說不得只好紮穩馬步與阿華的母親週旋到底。

阿華的母親眼見情勢不對，隔天倒是早早就派了個人來。同意倒是同意了，但條件可苛刻着。

「要我家阿華娶了阿桂也可以，我可不出酒水聘金……」

擺明態度要麼女方就張羅着把女兒嫁過來，不麼就拉倒。大伯和大伯娘這當兒還有甚麼說的？好不容易逼得阿華的寡母讓步，總不成又爲那酒水聘金再上門吵一頓。男方既說甚麼都不管，大伯和大伯娘只好擇個吉日把阿桂草草嫁了。

阿桂出嫁那一天也不見半點歡顏。我們一群姐妹陪着，也是靜默的時候多些。其實有甚麼值得高興的？一切都勉強強強不說，阿華那個母親滿臉橫肉，皮笑肉不笑的，見了真叫人渾身不自在，想要裝個笑容都裝不出來。越看越覺得是個厲害脚色，尖酸刻薄到極點。前些時候她四處去宣揚：

「我家要娶的是一個倒貼大床的媳婦……人家的女兒要送上門，我可一分錢也不花在這樁事上……」

甚麼難聽的話都不怕當着女方家人面前說。阿桂進了門，只怕一脚就給她牢牢的踩在腳底。那些叔伯姑嫂的態度始終都是冷淡的。事情鬧成這樣，如何能期望別人瞧得起？最令人失望的還是阿華，論年齡，也只得十九歲，根本尚未成年。論工作，他輟學七八年，到現在居然連一份固定的工作都沒

有。老媽子說：

「那個阿華，吊兒郎當沒點長進，過一天算一天的，如何養活老婆孩子？又沒田沒地……我真替阿桂愁。」

今後阿桂的日子可長着，有甚麼事當然別指望回娘家訴說。家婆不好？自己知道就算了。丈夫不能養家活口？一樣是自己知道就罷了。回家說給諸人聽，諸人聽了少不得越聽越冷笑連連：

「都是妳自找的，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兩句話就將人的咽喉堵住，讓胸中的一口氣緊緊的憋着，吞又吞不下，吐又吐不出來，欲哭無淚。與其給旁人這種說話的機會，不如趁早自己先把嘴閉上。嫁雞隨雞，抑人鼻息做牛做馬，好歹也打定主意忍氣吞聲忍到底……隨着歲月的飄逝，與肚子裡的胎兒一起成長。呵，越想越替阿桂冒一身冷汗，簡直不寒而慄。

「以後阿桂不知道會怎麼樣。」阿娟說。

「有甚麼怎麼樣？」阿嬌接口說：「日子總會過下去的。」

日子總會過下去的。若干年後，今日的事旁人或者不會有興趣再提起，時間過了，一切就遠了，淡了。但是當事人的記憶總比旁人好些，崎嶇的路走得一步一驚心，待得峰迴路轉，早已是身經百戰，不留下烙印也留下傷痕。午夜夢迴，呵，最不堪回首是當年！

阿娟悶悶不樂的似有滿懷心事。

「去汶萊的事怎樣啦？不是說要和阿明一起過去？」

阿娟煩躁的擺擺手：

「別提了。都是我媽……」

阿明離開的時候，阿娟皮箱都收拾好了，一心要走，二伯娘却堅持不肯；後來就攔了。人雖是留了下來，但整天心不在焉的，二伯娘看着就生氣，罵也罵得多了，但阿娟充耳不聞，讓她老娘拿她一點辦法也沒有。

「反正我是一定要過去的。」

汶萊那邊最近可越來越多我們許家的人。大堂哥阿全在那兒，二堂哥阿發，三堂兄阿輝聽說也在那兒。諸人成了家便跑到彼邦立業去了。後來大堂

姐阿紅，二堂姐阿玉也跟着姐夫們拖兒帶女的過去。還有阿明幾兄弟……無巧不巧都幹了建築這一行。

「大哥他們都在那邊，我去了總可以找到工作做。」阿娟說：「大姐說她在汶萊車衣一個月都能賺七八百。」

那邊的工資高，一天拼上十六小時，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七八百塊錢無疑是一個誘惑，聽得阿珍也心動起來，每天磨着和二伯娘吵。

「一個阿娟已經夠頭痛了，現在阿珍也有樣學樣。」二伯娘對老媽子嘆息。

這樣磨下去二伯娘肯定要輸。阿娟和阿珍做甚麼都一條心，一起讀私立英校，讀了兩年越發覺得舉步艱難，阿娟一聲「不想唸了」阿珍馬上也停了學跟着去學裁剪。現在姐妹兩個又聯合起來要做離巢燕，二伯娘能留她們多久呢。

大堂姐和二堂姐都寫信來勸：

「女孩子年長月久留着整日做家務也不是長久之計……」

二伯娘終於投降了。

「好好好，就讓她們去吧。」二伯娘說：「一個個都往外跑，家裡就越來越空了。」

「現在不習慣。」老媽子勸她：「等阿龍結了婚生了孩子，不就又熱鬧起來了。」

目標於是轉移到阿龍身上。

「阿龍！這個阿龍也是氣死我！都不知道他在打甚麼主意。說他不想娶老婆又不是，說他想娶老婆他又進進出出相親相着玩！路口福伯的女兒不是不錯？人又好看又勤勞，可是他就看不上眼。」二伯娘的牢騷益發多了。「三叔母妳有機會就幫我勸勸……我和他越來越不能談話，還沒開口他就轉身跑掉了！」

老媽子趕忙說：

「好，他來了，我勸勸他。」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晚上阿龍來了，老媽子果然四平八穩的坐着對他說了

一車子話。從家庭情況到二伯和二伯娘的苦心再到「娶妻娶德」那一套，說得滔滔不絕。我現在才知道老媽勸人的口才和罵人的口才一般好，保證閣下聽了一次就永誌不忘，再也不想聽第二次。

阿龍坐在那裡也不搭腔，連頭也不抬一下，一隻手拿了桌上放着的一塊碎布仔細的扯着扯着，扯出許多細細的綫。好不容易等到老媽子進房裡去睡了。

他過來在我對面坐下。我放下手裡的小說，擲揄的微笑：

「滋味如何？」他不悶我還替他悶得慌。

阿龍不應我。

「相親相了那麼久，真的沒有一個喜歡的？」

阿龍還是不答我。今晚來了之後除了和祖母及老媽子招呼之外，簡直沒開口說過話呢。都悶得成了啞吧了。

「其實我媽說的也不是沒有道理，娶妻娶德，容貌或者差點，你就別太挑剔了……」我說：「大嫂二嫂三嫂都是說娶就娶回來了，怎麼我們的四嫂

這麼難挑？等得大家頸都長了。」

阿龍總算開口了，慢吞吞的說：

「我不想娶別人。」

「不想娶別人？」

原來心裡早有意中人的。

「那你又到處去相親？」我說：「你想娶誰不會趁早和二伯說？」

「雪梅！」

阿龍叫了我一聲，那種急切的聲音不同於往日，顯然有話要說，但又瞪着我久久不開口。我也瞪着他，他那欲言又止的模樣讓我越看越驚，手足都嚇得冷了，心裡一剎那間慌亂得不知所措。阿龍在這一剎那間下定決心似的捉住我的手，說：

「雪梅，除非妳嫁給我！」

我用力的將他的手一甩，一跳跳得老遠。呵！天底下竟有這樣荒唐的事！

「雪梅！我求妳嫁給我！我去和我爸說，我不要娶別人——」

「你住嘴！」我打斷他。一時間竟淚流滿面，覺得受驚，覺得委屈，覺得生氣。然後就口不擇言的喊起來：「你這個偽君子，你這個癩蛤蟆！你是我哥哥，天下怎麼會有妹妹嫁給哥哥的事！」

「可是我們一點血緣關係也沒有！」

呵，真是越說越亂了。我頓足的喊：

「你再說你再說！你這隻黃鼠狼！……」活了這麼大從來也不曾對誰惡言相向過。此刻嘴裡却偽君子癩蛤蟆黃鼠狼的亂罵，兩個人斗快斗大聲，他說他的我罵我的。最後我哭，阿龍也哭。

「……我也希望我能當你是妹妹。」聲音裡倒是百般無奈。「但是我沒有辦法！……」

「你還說！」我用手掩住耳朵。「你出去！你走開，我以後再也不要看到你！」

老媽子和祖母都出來了。我只顧哭。阿龍抹一抹眼淚，大踏步的跨出門口。我轉個身將自己關進房裡。

隔天起來一言不發，心情糟透了。此後見到阿龍就當他是仇人似的，木着一張臉再也不招呼。老媽子和祖母將一切看在眼內，兩人都不動聲色，就當一切都未曾發生過。

但事情還是傳出去了。姐妹們倒是不提起。憋不住的是景芳。她問我：

「還在生你堂哥的氣？」

我吃了一驚，皺起眉問：

「你怎麼知道？」

「聽花地拉說的。」

好，連花地拉都知道了這周圍還有誰是不知道的！但是誰又管得了別人是不是都知道了。我瞪了景芳和香鳳一眼，說：

「我有甚麼理由不生氣？好端端一個從小一起長大的哥哥，忽然選個夜黑風高的晚上跑來叫我嫁給他！……笑！換了妳們是我，看妳們笑不笑得出來！」

「好好好！不笑不笑！可別連我們也氣在裡面了。」

我悶着不答腔。屋外傳來父親那輛老爺電單車的聲音。我快步的走到門邊，說：

「我爸回來了。」

父親的老爺電單車頭掛了十幾粒榴槤，香味四溢。父親把榴槤拿下來，說：

「達雅村裡的都拜送的。」

拿了菜刀把榴槤開了招呼衆人吃，大家就圍蹲在地上吃將起來，把剛才的話題拋開了。

晚上老媽子與父親聊起椒園的情況，蠢蠢欲動要跟父親回園子裡去。上回聽父親對她說：

「挑新泥這樣重的工作你現在怎麼能做？我已經僱了哈林的兩個兒子幫忙，現在只差三幾天的工夫。」

很堅持老媽子多休息。這回不等父親的反應，我先說：

「媽，不如我跟爸回椒園去。」

老媽子想了想，說：

「也好，過幾天幫妳爸放椒肥。」

看來老媽子也是有意要放我一馬。省得我黑着一張臉又免不得和阿龍早碰頭晚碰面的。阿龍肯定還有話要說，但說也是白說。我怎麼可能再給他胡說八道的機會？老媽子不是不明白的。

我與父親在園子裡住了下來。每天幫忙採椒葉施椒肥理家務。來時帶了一些肉類鮮魚鹹魚和罐頭。

「吃完了幾哩外的小巴利有得買。」父親說。

蔬菜和荳類倒是自供自足，吃不完的有時也採了賣到店裡去。

一天清早和父親出門去工作，父親先到屋旁的菜園裡採了一把青菜，放置在飯桌上。然後帶了工具，說：

「走吧。」

也不必關門鎖門。其實也沒門可關可鎖。

我們的這間房子，樓下的圍牆只用竹片圍了三份之二，另外三分之一根

本是沒有牆的。任何人要進要出都請隨意。樓上有一道竹門，也是如同虛設，隨手帶上便是了。

屋的一角放了一大串香蕉，黃澄澄的已經熟了一半。還有一些番薯木薯和一串青色的牛角蕉。另外尚有幾個裝滿東西的大麻袋堆疊着。我問：

「爸，那是甚麼？」

「胡椒。」

門邊還放着幾包肥料。

我疑惑的問：

「不怕東西給人偷了？」

「沒人會來偷東西的。」父親說：「這裡很少人來，出入的都是些熟人。」那放置在桌上的菜也讓我滿懷不解。

「這菜是給都拜的。」父親說：「今天他可能會來。」

「都拜是誰？」

「是住在對面榴槤山的達雅人。」父親指向對面的山，那翠綠的山一片

寧靜。「那裡有個達雅甘榜。」

父親看了我一眼，又說：

「都拜妳應該也見過，只是當時太小，不記得了。」

在很小的時候也曾到這裡來過三幾次，景物是記得的，人物的印象就模糊得很。

「我們這周圍的幾戶華人都是種椒種菜的，都拜一兩天就來一趟，討一些賣剩的菜。」

所謂剩菜有些還是很好的。只是小棵一點外形差點，丟棄了簡直是浪費。

「他拿剩菜餵雞鴨還是煮了吃？」

「當然是煮了吃。所以太壞的也不好給人家。沒有剩菜就到菜園裡去給他採一些。都一大把年紀的人了，來回要走兩個多鐘頭的路，不好讓他空手回去。」

父親說這裡的鄰居人品都是很好的，大家來來往往親切友善。該拿的他們自會拿去，不該拿的從不擅自盜取。十幾年來屋裡從來也不曾發現少了東

西。

父女倆個一路談談說說，到了園子裡，父親說：

「這幾百棵胡椒是新種的，明年就可以收成了。」

父親教我採椒葉。這些椒葉長得綠油油的，濃濃密密，好漂亮。

「爸，這椒葉長得這麼好，爲甚麼採掉？」

「不採掉一些，施下的肥全都給葉子吸收了去了。」

是呀！咱們是種胡椒又不是種萬年青。於是跟着父親快手的採了起來。

中午回到屋裡，桌上的青菜已經不在了。桌面放了十幾粒山竹。父親說：

「都拜來過了。」

吃了午飯，我收拾飯桌，父親拿了一捆切成四五寸的羅各草，一根一根的捲上紅烟絲，嘴裡啣上一根，其他的放進衣袋裡。略事休息，我備妥了茶水工具，又與父親出門工作至黃昏。歸途中父親問起我的功課，我說：

「我要讀中四。」

「我知道。」

「怕媽不肯。」

「我勸過她了。態度倒不像上幾回。」

父親和老媽子的談話我也曾聽到一些。父親說：

「……隔壁園的張叔，想他的兒子讀書他偏偏讀不來，雪梅能讀怎麼不給她讀？我們苦難道還希望孩子也和我們一般苦？」

也沒聽老媽子拍枱拍椅的叫父親閉嘴。

最怕搞不好我的雙脚又得挨上幾棍……這些雞飛狗跳的事，真是提都不提。

「希望上中四能比上中三順利些。」邊想邊抬頭四望，路旁種了一些木瓜樹，有的已經熟了。父親順手採下來交給我。又砍下一串香蕉，扛在背上。回到家裡把東西放下，一眼看見桌上放了一包東西，好奇的打開來，見是五六塊香蕉糕，牛角蕉沾米麵粉炸香的那一種。

父親擦擦手，拿了一塊放進嘴裡，又拿了一塊給我。

「也餓了，先吃一塊。」他說。

我也擦擦手，接了過來。問父親：

「也是都拜給的？」

「不是。是哈林。」父親解釋：「哈林是馬來人。」

「也住在對面？」

「不，住在這座山背後。」父親指着屋後的一座石山。「他每隔三兩天就會來採一次老葉。有甚麼吃的總會帶一點在桌上擱着。你看，那棵老葉不是剛給採過了？」

我朝屋前的那棵老葉樹看去，遠看看不出甚麼，近看倒是真有些葉子被採的痕跡。

剛到家的時候看見這棵老葉樹，覺得碍眼，曾對父親說：

「爸，你又不吃老葉，種棵老葉樹做甚麼？」

父親說：

「我們不吃，馬來人可愛吃。」

「採去賣？」

「不賣的。」

那天不明白不吃不賣幹嗎還把它留着，現在明白了。

「這東西不值甚麼錢，但對哈林來說大概是至寶，我和妳媽就把它留着，澆一點水施一點肥讓它活着，也是順手而已。」

好心的父親，說得輕描淡寫，但他確是專為他的鄰居養着這棵老葉樹。就算是舉手之勞，可也不見得人人會做。

父親常年住在這荒山野嶺，不到半哩外也不見一戶人家，但我知道，父親在精神上過得並不孤單寂寞。

晚飯過後，父親看看天色，說：

「我到賴伯家去一趟，商量點事情，很快就回來。」

屋外滿天空的晚霞變幻不定，一些不知名的鳥兒披上了一身霞色，正自由自在的飛翔。我走到屋旁的菜園裡。記憶中以前養雞的長寮就建在此處。

我曾問父親：

「為甚麼不養雞了？」

「忙不過來。」他說。

既是無法兼顧便只得勇於放棄。

父親的菜園裡也種了一些蕃薯和花生，都快可以收成了。我採了一些扁豆，順手將幾只爬行的蝸牛遠遠的拋擲出去。抬眼看看天空，那耀眼的霞色已經暗淡了下來，微風吹動着樹梢，飛翔的鳥兒漸漸歸巢。

我回到屋裡，將汽燈點亮。父親回來了，從樓梯底下拿出兩把劈草用的長鎌，舉在眼前看了看，用拇指試了試它的利度，然後走到飯桌前，先給自己點了一根羅格草，再找出一塊長形的磨石，蹲在一旁用心的磨了起來。

「爸，磨長鎌幹甚麼？」

「路邊的草長了。」父親說：「大家約好了明天劈草。」

在這荒僻的鄉野，通常是衆人道路衆人建，衆人橋樑衆人修。大家通力合作慣了。

「明天妳給大家煮一鍋蕃薯湯，九點多鐘送過來。」

父親很早就拿着長鎌出門去。我煮了蕃薯湯又用麵粉炸了一些牛角蕉，

帶了湯匙和碗，一路聞着草香一路尋了出去。那青色的茅草躺下了，小徑就顯得寬敞得多。

我到了「工地」上，見衆人正揮汗操作。父親高聲的招呼大夥過來。拍了拍一個中年男人的肩，說：

「哈林，吃了再說。」

哈林欣然應了。露出一嘴紅牙（老葉吃多了）。

又高聲喚馬因。對我說：

「馬因是都拜的兒子。」

我看看哈林和馬因，兩人正和衆人擠在一塊去對付我那一鍋蕃薯湯。順

口問父親：

「爲甚麼他們也來幫忙？」

不想年輕的馬因居然聽得懂我的話，用半鹹不淡的方言滑稽兮兮的對我

說：

「這條路我爸有份走的。」

聽得大家都笑起來。

我在園子裡住了近兩個星期，回到老家的時候正逢初級文憑考試成績放榜。衆同窗到家裡又笑又鬧，老媽子也感染了一份喜氣，笑着問各人的成績。衆人說了。

「雪梅和蔡子揚的成績是最好的。」

然後一唱一和的說下去：

「雪梅可以申請助學金。」

「不讀下去就浪費了。」

「誰說不讀？那麼好的成績。」

「是呀！誰說不讀？蔡子揚連書本都替雪梅搜齊了。」

衆人嘻嘻哈哈的在老媽子的面前直嚷嚷，無非是怕老媽子一聲令下，我的學業又將面臨壽終正寢的命運。老媽子哪有聽不明白的道理？

景芳說：

「現在的初級文憑有甚麼用？我姐姐的同學畢業三年也沒找到工作做。」

老媽子含笑的接口：

「能多讀幾年中學總是真的，免得高不成低不就。」

我升上了中四。與蔡子揚，香鳳，景芳及國忠一起唸理科班。月麗和花地拉成績較差，原希望能退而求其次，不料文科班也宣告額滿。兩人失望之餘一起去讀了私立中學。

從此我的生活又「正常」起來。趕上下課，趕作業趕家務。老媽子經過那麼些時日的休息終於又回到胡椒園，準備重新拚過。

我與阿龍的關係一直沒有改善，見了面仍是對他不瞅不睬。阿明倒是在華人新年期間回來過一次。帶了兩本字典給我。我悄悄的問他：

「你和阿娟怎麼樣了？」

這也是大家最近才知道的事。消息還是從汶萊那邊傳回來的，說阿娟去汶萊全是爲了阿明，這些日子跟進跟出，簡直已經形影不離，說得繪聲繪影。

二伯娘聽後也不禁說：

「怪不得怪不得。」

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阿明皺着眉問我：

「怎麼會這樣問？」

我笑說：

「不止我一個人這樣問吧？你還當我們不知道！」

「是呀，每個人都知道！但請問你們到底知道些甚麼？」

「你和阿娟走在一起囉，形影不離囉。」

阿明怔了幾秒鐘，忽然笑起來。

「好，大家聽了有甚麼話說？」

我報告給他聽：

「我媽說你們很登對。大伯娘說好呀，原本二姑媽不是親的，你們結了婚就可以名正言順的親一點。」

咱們的親姑媽死得早，我連面也未曾見過。小時候曾聽二伯娘談起：

「你們的二姑媽是難產死的，那時阿平一歲阿狗仔才出世，小小就沒了

娘，阿婆看着可憐，便托人作媒勸姑丈另娶。」

後來姑丈就娶了阿明的母親。祖母感激她照顧兩個外孫，便將她當是親女兒看待，二人從此母女相稱，於是就理所當然的成了衆人的二姑媽。

「還有呢？」

「還有令準岳母大人說他們年輕人喜歡就由得他們去了。只是阿娟小了些，最好等多兩年再結婚。」

「妳說呢？」

「我？」

「妳。」

這次輪到我笑了。

「問我幹甚麼！沒見過像你這樣莫名其妙的人，戀愛結婚是自己的事，阿狗阿貓的意見你問來幹甚麼？多餘。」

「但我想聽妳說。」他堅持。

我只好收起笑容，正色的說：

「沒有意見。」

「贊成我們？」

「當然。」

阿明用手抹臉，輕嘆一聲：

「傳聞並不是真的。」他說：「妳信不信？」

「我不知道。」我笑說：「但阿娟爲了你去汶萊確是真的。你走了，最沒心思的是她，等信等得最殷切的也是她。見了我就問你來信了沒有，永遠先睹爲快。」

「那又怎麼樣？」他說：「算了，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

阿明走後我收到一封信，竟是阿娟寫來的。說了一番閒話，之後就談到阿明。一個告訴我「傳聞不是真的」，一個似乎對傳聞喜不自禁。我一忙起來老毛病又犯了，把阿明和阿娟的來信統統擱到一邊去。

一日放學後回來見到父親的摩托車，知道是父親和老媽子回來了。未進門就聽見父親的聲音：

「……賣了也好。」

他們把三隻母豬賣了。剛給人抬了去。

「爲什麼賣掉？」我問。

「要建大路了。」父親說：「路剛好切過豬欄，所以先把牠們賣了。」沒多久小路兩旁的橡樹都給砍了下來，給鐵甲車鏟平了。再不久就加了峇哥木，填上黃泥，成了一條十來尺寬的黃泥路。雖然是旱季灰塵滿天飛雨季滿是泥濘和積水，但總算可以通車。

財叔店後的一大片地也大興土木。近百間排屋相繼的興建起來，每日放學經過工地，都見建築工人在忙碌，攪灰機的聲音嚙嚙不斷。

大伯父嫌橡膠價格低，帶着阿牛和阿育承包一點灰工做。阿龍也在同一個地盤。這個阿龍，終於聽說他要成家了，新娘是路口福伯的女兒。二伯娘滿意得不得了。

「生得好看又勤快。」這是她的形容詞。

阿龍有時也把準新娘子往我們家裡帶，讓祖母見見未來孫媳婦。祖母當然是高興的，一年多前大鬧了一場，嘴裡不提心裡也終究是疙瘩。如今總算是雨過天晴。

我和我的堂兄沒甚麼話說，但和我那未來嫂子倒是挺親熱的。他們結婚那天我還特別缺了一天課。阿明回來了，特地趕回來當阿龍的伴郎。

婚禮過後阿明問我：

「還氣阿龍？」

我側頭想想：

「你信不信，我一點也沒記起那次的事。」

自己也不覺笑起來：

「其實有甚麼好氣呢？當時却好像他犯了滔天大罪。以為會氣他一輩子呢。」

「他喜歡妳並不是他的錯。誰叫妳可愛！」

我跳起來，笑道：

「嗨，你肉不肉麻！我可愛！我有什麼可愛！又不美，誰喜歡我那是他没眼光。」

說完趕快開溜：

「不和你扯了。我還要採長莖。」

「晚上我過來，有些話總要說個明白。」

我的一顆心撲通撲通亂跳。來了。終究是不放過我。

前些日子景芳看見我書桌上的一疊信，拿起來端詳片刻，說：

「只怕又是一隻黃鼠狼。」

我說：

「像。但不敢求証。」

景芳瞭解的點了點頭，說：

「所以連信都不拆閱。」

我嘆息：

「眼不見心不煩。」

逃得了一時逃不了一世。晚上阿明過來了，兩個人面對面的坐着。我極力裝得沒事一般。

「舅父和舅媽呢？」

「吃了晚飯回椒園去了。說是明天一早要進山砍樹木。」我先下手爲強：「這次爲甚麼沒和阿娟一起回來？」

「我告訴過你傳聞是假的。」

「但阿娟喜歡你是真的。」我把一疊信交給他：「這是她給我的信，你看看。」

阿明並沒有看。

「阿娟有甚麼不好？人長得漂亮又對你一往情深。」

「妳知不知道妳說的是廢話？」阿明瞪着我：「妳明知道自己說的是廢話！」

「不，我不認爲我說的是廢話。如果——如果你是爲了我而不能接受阿娟，那麼你就錯了。我和你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一口氣把話說完，說得又急又快。這場面像甚麼？三分像談判七分像開辯論會。

阿明靜靜的瞪着我。

「好，終於是說出來了。我還以為妳是沒有知覺的。」

「阿明，請求你——」

「妳把話說完了，那麼現在輪到我說！」他打斷我。「是，我是爲了妳不能接受阿娟。是，我是從小就喜歡妳。但是我的看法跟妳不一樣，我不認爲我們之間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不是阿龍，我不會輕易放棄。到底是誰錯了，咱們走着瞧，如何？」

我的天。遇上阿龍可以拉開嗓門吵一頓就完了。遇上阿明，他老兄跟我一本正經的說文藝小說對白，事情可難辦得多。

次日上課心裡仍覺得十分困擾。景芳和香鳳看在眼裡，都關心的問：「什麼事？」

我無可奈何的笑。

把大略的情形說給她們聽。

「那妳怎麼辦？」

「我還能怎麼辦？也只好騎驢看唱本，大家走着瞧。」

「說不定柳暗花明又一村呢？」香鳳說。

我翻翻手上的書本——是蔡子揚借給我的數學。

「不。」我搖頭。「永不可能。」

阿明留下來數日。和以往一樣在家裡留連不去。

「腳還痛不痛？」

「不去惹它就沒事。」

想起以前彼此相處的種種，忍不住又勸他：

「阿明，不要再爲我浪費時間。」

他笑笑，反問我：

「甚麼叫浪費時間？」

我嘆息。立場不同，我說甚麼他都當是廢話。

「妳還太年輕，凡事不要太早下結論。」他說：「時間可以改變很多東西，也可以証明很多東西。」

他的意思我怎麼不明白？但此刻我心裡有個十分肯定的答案。

「時間是可以証明很多東西。」我說：「但我現在都可以告訴你，不管五年十年，你都不會成功。」

「我們不要老爭論這個問題好不好？」他取笑我：「妳嚕嚕起來像個小老太婆。」

「我倒覺得自己進步多了。」我自嘲。「上回和阿龍鬧得兩敗俱傷，這次居然可以心平氣和的坐下來和你談。」

「我和阿龍不同。」

他一再強調。但有甚麼不同？在感覺上兩人同是我的哥哥。

「雪梅，妳不要爲這件事情煩。」他反過來勸我：「將來怎麼樣將來再看。妳也不要爲我的成敗担心，好好用心讀書，如果妳想出國，那麼就出國吧，我可以供妳。」

「你語無倫次。」我嘻笑。

「我說真的，你不會不明白。」

「我明白。」

「妳可以考慮。」

「根本不必考慮。」

受他那麼大的恩惠，要怎麼樣才能回報？這根本是一個陷阱，踩下去大概只好以終身相許。我有胆接受，除非我是白痴。

景芳和香鳳久不久便問我：

「事情怎麼樣了？」

「我跟他說的他當是廢話，他對我說的我當是笑話。」

「甚麼廢話笑話？」國忠問。

「這是我們女生的秘密，男生免問。」景芳趕國忠走。

秘密。這種事情有甚麼秘密可言。過不了兩個月整個事情便在衆親友間流傳個遍。——阿娟喜歡阿明，爲阿明遠走他鄉。阿明喜歡雪梅，一顆心懸

在古晉無時無刻不牽念。甲爲乙茶飯不思，乙又爲丙心神不寧。說得誇張得要命。

阿娟對傳言有甚麼反應我不知道。我呢，我對一切談論都充耳不聞，對衆人的盈盈笑臉詐作不見。

阿明似乎頗得人緣。有日傍晚有個年輕人找上門來。

「阿明叫我幫他把東西帶給妳。」他笑說。

交給我一封信和一些吃的。

搞半天才知道他是路口福伯的兒子，阿龍的妻舅。我覺得尷尬，但這些異鄉歸客都樂於幫他。又都不忘在我和老媽子的面前讚他勤力有出息之類。早已把我和他配對成雙。

阿明的兩個妹妹阿蓮和阿萍三五天就到家裡走動，甚麼好吃的好用的都勤於往我們家裡送。二姑媽和老媽子似乎越來越投緣，對我也愈發親熱，那個態度無疑是把我當自家人看。

我沉住氣，淡淡然的應付一切。心裡不是不苦惱的。悄悄的與阿蓮和阿

萍商量：

「妳們不要跟着阿明瞎起哄。」

她們聽後笑嘻嘻的全不當它一回事，齊聲說：

「我哥哥有甚麼不好？」

「我們都希望妳能做我們家裡的人，妳別讓大家失望才好。」

弄得我哭笑不得。之後便再也不對人提起這件事。別人要怎麼想就由得他們去，別人要怎麼做也由得他們去。就連阿明，他要固執下去我也只能由得他。反正要說的我都說了，再重覆他也不會聽我。

我們需要的是時間。到時他自會知難而退。誰相信他會固執一輩子。我又不是甚麼國色天香，有那個魅力讓人非卿不娶！

想通了心情就開朗起來，一切又恢復舊觀，一兩個月給他寫一封信，報個平安說些不相干的話。他的來信我並不拆閱，讀了那些亂七八糟的信少不得會影响心情。

老媽子冷眼旁觀，居然嘆道：

「我若有多幾個女兒就好了，這個要便給他一個，那個要也給他一個，不就甚麼事都沒有了！」

可從沒聽過那麼滑稽的論調！但看她那個表情，竟也不無欣慰之意。得意起來又對大伯娘說：

「大成到現在還叫你三叔作親家呢，都叫了幾年了。」大成是蔡子揚的父親。

「說不定叫着叫着就叫成了。」大伯娘順口笑說。

和老媽子說了一陣子家常，把話題轉到那間老屋上去。

「本來是該換亞答了。」大伯娘說：「但是那屋身已經蛀了，又往一邊傾斜，真怕有一天會倒下來。」

以前爲了安全計一直用一些大柱子頂着一邊的牆，老媽子也同意：

「都幾十年的舊屋了，那些橫樑沒多久只怕會斷掉。這樣的屋子住下去也是危險。」

「所以想找三叔商量一下。」

大伯和大伯娘向父親提出要求，希望父親能另外給他們一家大小建間房子住。

「那麼就把舊屋拆了重建。」父親說：

但大伯不希望住在原來的地方，他希望能有自己的地契。父親終於在一個大伯看中的地點替大伯買了一塊屋地，地契上寫了大伯的名字。又資助大伯建了一所房子，大伯一家就此他遷。

所謂「一家」，只包括大伯、大伯娘、阿育、阿牛、阿芳和阿月。阿祥和阿前已經許久不聞音訊。阿嬌嫁了，阿妹也嫁了。阿清跟她的僱主去了美里。

幾個兄弟姐妹之中阿桂的變化最大。她的孩子已經三歲餘，但嗆嗆呀呀的仍不會說話，口水一直從嘴角流下來，一隻眼睛是半瞎的，看人的時候眼白永遠向上翻，還好手脚並不殘缺，但動作却比常人遲鈍得多，顯得痴痴呆呆。

「當初本來想把他打掉的，自己胡亂吃了好多葯……」他們說。

結果孩子並沒有打掉，阿桂害了他一輩子。但她自己肯定也將受一輩子的煎熬。看看阿桂便知道了，那眉宇間真是壓了太多抖不掉的哀愁和煩憂。

大伯搬家，阿華沒來，阿桂倒是牽着他的兒子挺着大肚子過來了。我每次見她都沒敢問「阿桂妳好嗎」，只敢關心她肚子裡的孩子。

「阿桂，幾時生？」

「再過兩個多月吧。」她說。看着我，似有無限感嘆。「雪梅，還是妳好。妳比我們都好。」

我中五畢了業。由學校保送進了中六。老媽子略有微言，但並不像以往一樣強加阻止。

或者就像阿明說的：

「時間能夠改變很多東西。」

時間改變了老媽子的處世態度，但並沒有改變我對阿明的態度。

二姑媽一直對大家說：

「阿明幾兄弟就要回來了。」

說了好幾個月。三個兄弟終於一起「搬師回朝」，回來合力發展他們家祖傳下來的十幾畝地皮。

一大片老膠林被砍下來，剷平填土。剷泥車和載泥車一起發出噪音。一日放學經過，看是一個引人矚目的廣告牌豎了起來，寫着將興建的房屋若干間，並列明類型。整個住宅區有個名字，就叫光明山莊。竟是用阿明的名字以命名。

我取笑他竟敢把自己的名字掛上去。

「有甚麼不好？誰不喜歡光明？」他說：「要不然就換個名字，叫雪梅山莊。」

我才聽他鬼扯。阿明有時會談起他的工程的進展。偶然也提起：

「我們最近標了一單造橋的工程。」

原來還不止一個地盤。政府在地方上大事發展，造橋建路，直接的帶動了建築業。許多新店屋，花園，山莊在這個省份如雨後春筍的建立起來。

我問阿明：

「建那麼多房子有沒有人買？」

「現在正供不應求。」

房屋的價錢每日升漲，連帶的地價也一日千里。也有人捉緊機會炒屋炒地皮，價錢於是越炒越高。

李伯的園子賣給了一個財團，現在也成了一塊房屋發展工地。李伯搬了，花地拉也搬了。

我們家門前的路從當年的小徑改成了黃泥路，不久前又從黃泥路變成了石子路。現在却因為它直透那個房屋發展區而重新擴建，路面鋪上了瀝青。路建好了，車子一下子就多了起來。阿明買了輛新車，每天晚上開下來就到我家用來報到。把車泊在門前。

老媽子問：「多少錢買的？」

阿明說了一個數字。老媽子說：

「你幾兄弟都算得是本事。」

「可惜沒人要。」阿明說。

我微笑。不消說這話是衝着我來，早聽得多了。

「舅媽爲甚麼不回園去？」

「身體不是很舒服，老是頭暈。」

老媽子極度貧血。毛病越來越多。

「往年一天挑幾十担泥都不覺得累，現在越來越捱不了苦。」

阿明趕忙勸老媽子少做一點。這類的話旁人不往的勸，以前老媽子聽了會生氣，現在聽了只是笑，咯咯諺諺幾句：

「不做怎麼有得吃？」

和阿明當然連這些客氣話都免了。問起阿明近來的地產和店屋市價。阿明放下剛拿在手上的報紙，與老媽子大談生意經。

「現在有錢可以投資買店屋。」阿明說：「價錢肯定會再起。」

又告訴老媽子現在訂購只需用錢若干，到時建成了可能會漲至價錢若干。

「到時要賣了也好，要留着出租也好……」

倒也不是阿明一個人那樣說。這些日子來只要父親在家，那些經紀便上

門來，說的也是大同小異內容相去不遠。

他們勸父親賣地。父親的五畝地夾在兩個發展房屋工地中間，一條大路正好從旁邊穿過，一時間竟成了衆發展商和投資者的目標。

一日父親對我說：

「星期六和我一起上律師樓去。」

我在律師樓見到蔡子揚的父親。

「大成伯。」

他呵呵的笑，讚我：

「雪梅比小時候又漂亮多了。子揚明年要出國，妳是不是一起去？」

我低下頭。

「讓他們兩個一起出國去，我們老傢伙還有甚麼不放心的？」

父親笑着不置可否。與蔡子揚的父親在律師的面前簽了兩張合約。一張是賣地合約，列明父親以某個價錢將某處的三畝地賣給蔡子揚的父親。另一張是訂購店屋合約。父親果真聽了阿明的建議，一口氣訂下三間正要興建的

店屋。店屋是蔡子揚的父親名下的。合約也列明交屋期限和一些付款細則。父親賣地，大伯也賣地，把父親買給他的地連房子一起以多出一倍的價錢出售。事先並沒有通知祖母或父親，至到福伯來問：

「爲甚麼好端端要租人家的房子住？」

追究起來始知真相。祖母照例嘆息。說：

「幸虧孩子都大了。」

是，幸虧孩子都大了。當年一起擠在祖屋裡吵吵鬧鬧的一群，如今每個都已踏入社會。出人頭地當然不見得，但起碼人人都努力的自力更生。

我是最慢走出校門的一個。交上最後一張考卷，我與蔡子揚一起步出校園。

「這是我一生中的最後一張考卷。」我說。心裡不勝唏噓。

「最後一張考卷？」

「是。」我側頭仰望了蔡子揚一眼，扯扯嘴角，說：「這只怕也是我們最後一次一起走出校園。」

「十四年，時間不算短，但彷彿是轉眼就過了。」蔡子揚說。

十四年同窗。十四年裡他給了我多少照顧幫助和扶持。只可惜凡事都會有個終結。我心裡不禁深深嘆息。

「以後有甚麼打算？」

「找工作。」

「不出國？不申請獎學金？」

「不。只想快點找到一份工作。」

「妳父母未必急着等妳賺錢養家。他們也未必會反對妳出國深造。」

今時與往日已略有差別。

「是我自己的選擇。」我說。「他們不缺家用，但缺兒女承歡膝下。我爸和我媽的身體都不是很好。我找到工作，第一件事是要我爸把胡椒園頂給別人。」

父親和老媽子都已經苦了大半輩子，還要讓他們苦到甚麼時候呢。

別人或者不明白我的心意，但蔡子揚是明白的。兩年前我原本打算放棄

升中六。

「我爸和我媽工作得那麼辛苦，我想現在就找一份工作。」

心情矛盾。蔡子揚勸我：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妳想盡孝，至少先得要讓自己有那個能耐。現在妳去找一份工作，薪水是不是足夠養活爹娘？怕就怕連一份工作也找不到！也不差那一兩年，有一張高級劍橋文憑在手，機會和待遇都會好些。」

我聽從蔡子揚的勸告。心中打定主意，唸完中六，無論如何也不要讓父親和老媽子再奔波。

「你呢，我聽你父親說你明年會出國去。」

「可能。」他說。

「預備讀哪一科？」

「想學醫。」

我點點頭，說：

「前途遠大。」

聲音裡殊無喜意。心裡塞滿了一種說不出的愁緒。

「昨晚上國忠打電來，說他可能也會去英國。」

國忠也唸中六。但不與我們同校。

「真的？那可好。到時你們可以結伴同行。」

全班四十幾個同學，真正環境好的只有蔡子揚和國忠兩個。

「也不一定去得成。」蔡子揚說：「有的東西放不下。」

「甚麼東西放不下？」我問：「你是說你自己還是說國忠？」

蔡子揚聳聳肩，換了一個話題。

「明天的旅行月麗也會來。」

明天是週末。蔡子揚和國忠半個月前就安排了這次的旅行。地點是詩巫拉勿海濱。

「月麗好嗎？」

中五畢業了之後大家各散西東，但仍保持聯系，三五個星期便聚一次。

月麗一直不出席聚會。生活越是不如意越是避開老朋友。

「好。她找到了工作，在一間公司當文員。」

「真的？」著實替她高興。

「明天中午我來接妳。」

「東西都還沒採購，騰得出時間來嗎？」我說：「阿明說他會送我到碼頭。」

蔡子揚靜了一下，不知在想甚麼。

「那麼早點來。」他說。

我到得很早。在朋嶺碼頭上巧遇花地拉。

「許雪梅，真是好久不見！」她喊。

我們興高彩烈的拉手。

「三年了吧？妳好嗎，花地拉？」我打量着她。

她穿了一件淡黃色的傳統服裝，頭髮燙短了，襯托得一張臉更圓了些，身形也比以前略胖。

「好。」她燦爛的笑了。「來，給妳介紹一個人，阿都哈密，我的丈夫。」

「妳甚麼時候結了婚？」我驚喜的與阿都哈密招呼。

「四月的假期裡。」

「我聽他們說妳一直在海口教書。」

「是，在巴細班達。」

這些荒僻的地名真是聞所未聞。

「和他在一起？」

「和他在一起。」花地拉微笑。

「原來是近水樓台。」我調侃的說。

「不要取笑我。妳呢？妳那些堂哥表哥怎麼樣了？」

「阿龍已經有兩個孩子了。」我說。問起阿旺伯和她幾個哥哥的近況。

「爸爸過世了。哥哥就住在這附近，房子是自己建的，地是政府的。」

三個哥哥都在建築工地當散工。

「你們住在哪裡？」

「暫時住在學校宿舍裡。」花地拉望了望他的丈夫。「他正申請政府貸

款，到時候再建一間自己的房子。」

「那是遲早的問題。當公務員便是有這個好處。」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問她：「還有沒有回去那個地方？」

她當然明白「那個地方」是甚麼地方。

「很少。」她說。「華人新年的時候。妳呢？」

「也是很少。也是華人新年的時候。」

花地拉笑了，我也笑了。

阿都哈密在一旁微笑的提醒她的妻子：「船就要開了。」

正要道別，香鳳和景芳她們一窩蜂湧了上來，大家圍着花地拉，噤噤呱呱鬧個不休。

「船真的要開了。」阿都哈密笑着說。

花地拉不得不趕忙下船。

「你們去哪裡？」

「去青山，他的甘榜。」她給了我們她學校的地址。「有時間再連絡。」

「再見。」

「再見。」

我們目送客船遠去。

「花地拉那個丈夫精悍短小，一臉鬍子看來倒是挺性格的。」香鳳說。

「下一個不知輪到誰。」景芳說。

「妳囉。」香鳳說。

景芳跳下船。笑着喊：

「說不定是妳自己呢。」

不管先輪到誰，這也是遲早的事。若干年後，各人婚嫁的婚嫁出國的出國……今日嘻嘻哈哈的情景誰知尙能幾回見？

「發甚麼呆？」月麗坐在我的旁邊，笑盈盈的問。

我回過神來。整船人鬧哄哄的。有人在彈吉他，也有人跟着亂唱一場。

「我聽蔡子揚說妳找到了工作。恭喜妳。」

月麗嘆道：

「真是不容易。」

月麗曾有一段十分「黑暗」的日子。她中五的會考成績並不理想，四處找工作四處碰壁。她有時來找我，總是說：

「我覺得好累。」

最大的壓力還是來自她的母親。

「整天對我黑着一張臉冷言冷語嘮嘮叨叨，出門碰釘回家看臉色，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她嘆息：「人生真是悲涼。」

我極力的安慰着她。

「我有時候覺得我的母親根本不像一個母親，我多麼希望她能在我失意的時候扶我一把……」

但可惜不是每個人都能有這樣的好運氣。能擁有一個好母親絕對是不可多得的好運氣。

「妳媽現在態度如何？」我問。

「好多了。」月麗說：「我媽那個人，把孩子生下來拉扯大了已經是豐

功偉績，供我讀完中學便等於已經給了我全世界，分分鐘寄予厚望，死活閣下自理。」

我想起我的老媽子。想起我那久不見面的親娘。不也都同是屬於這一類型的人物？

我的姐姐來信說：

「老媽只是提醒我們報恩，哪顧我們的死活！」

我在回信裡寫道：

「……或者應該體諒母親。我們苦悶，她比我們更苦悶。她經歷了那麼一大段艱苦的歲月，她或者苛求，但我們對她還能有甚麼要求！……」

我確是這麼想的。上一代已經為生活盡了全力，下一代報恩也是應該。所以對老媽子至始至終都無怨無恨。

另一邊的景芳和香鳳湊過來，各人說及自己的家庭。原來各人的成長，都各有苦處。

「有朝一日如果我結婚生子，我絕對不給孩子這方面的壓力。」香鳳說。

「我想我會把最好的全部給孩子，讓孩子生活得快快樂樂的。」景芳說。

「我也是。」月麗說。

時代在改變，環境在改變，人的思想也跟着改變。

大家熱心的大談過去未來，一個行程就這樣消磨掉了。

到了詩巫拉勿，船在一個地點靠了岸。蔡子揚領我們走了一小段路，來到一個港灣。有一間長寮建在那裡，亞答屋頂，屋身是用加央圍起來的，又用加央分隔成好幾十個小房間，每個小房間的兩旁都有兩張釘死的木床。我們從長寮的一端走至另一端，發現最尾端有一個很大的露台，一直伸入海中。站在露台上望出去是一片茫茫大海。

「這裡以前是一個軍營。」蔡子揚說。

怪不得在長寮的四周都可以看見一些堆疊的沙包。想必是當時的戰壕。

「這裡正對大海，有敵人進出都逃不過軍人的視線。」

可幸現在已經是太平盛世。

我們把東西全放在露台上。然後各自拿了私人物品去選各自的睡房。景

芳與我選了一間，月麗和香鳳擠了進來，但房裡只有兩張床，兩人只好住到隔壁房裡。

景芳往床上一躺，喊起來：

「嘩，好硬。」

何止硬，床板根本未曾加工，是最粗糙的那一種。

香鳳敲敲加央牆。說：

「有得睡還嫌！」

這加央牆竟是一點隔音作用也沒有。

景芳爬起來，四處看了看。

「真簡單，這裡開一個小洞算是窗，那裡開一個大洞算是門。喂，妳發現沒有，所有的房間都沒裝房門的。」她說。

「妳沒聽蔡子揚說以前這裡是一個軍營？住的全是大男人，要房門幹甚麼。」

而且這房間的闊度至多是八乘八尺，窗口小得連頭都伸不出去，關上房

門只怕悶都悶死了。

景芳跑到我的床位上，好玩的敲着另一邊的加央牆。

「喂喂，是誰住在隔壁？」

沒人應。

「空的。」她說。

這整座長寮顯然是已久不見人煙，地上和床上全都鋪上一層從屋頂及周圍飄下來的亞答屑和加央屑。

「那麼髒，若能有支掃帚就好了。」我說。

我往門外張望了一下，對面一排房間裡的住客也與我們一樣正鬧烘烘的想辦法清理住處。國忠住在我們的正對面。彼此的房間當中隔了一條七八尺闊的長廊。看見我們，他笑說：

「咱們這是名符其實的木門對木門。」

景芳笑了，說：

「去你的木門對木門。」

我拉着景芳說：

「我們出去弄幾把樹葉。」

外邊長着一種矮樹，也不知是叫甚麼名字，枝細，葉子繁多。我和景芳各折了幾把，轉回房裡，試了試，覺得還頂管用。

「早上誰送妳到碼頭？」景芳問我。

「我那個老表。」

「阿明？」

「他要到工地去。順便。」

景芳望了我一眼，笑說：

「哪來那麼多順便。」

「他說順便我就當他是順便。」我說：「無須深究。」

「我看他永遠都不會死心。」

「我與他斗耐力。」

香鳳從隔壁搭腔：

「斗到甚麼時候？」

「斗到他放棄爲止。」答得毫不遲疑。

「或者斗到你投降爲止。」月麗說。

「不可能。」我說。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清楚。若能降大概早就降了。但月麗並不明白。

「難以相信。」她說。在一些人看來確是如此。

我笑笑，不想辯白。景芳朝我望了一眼說：

「我相信。」

「我也相信。」香鳳接口應和。

「爲甚麼？」月麗問。

景芳笑。神秘兮兮又胸有成竹。實在受不了她那種笑容。

「爲甚麼？」我挑戰似的問。

「因爲妳心裡一直有一個人。」

「誰？」

「是呀。誰？」

「蔡子揚。」景芳抬抬眉，也挑戰似的看着我。「我說錯了？」

我背轉身，蹲下來掃床底的垃圾。

「瞞得了別人瞞不了十多年的同窗老友。」是，瞞得了別人瞞不了十多年的同窗老友。這周圍還有誰能比香鳳和景芳更知己？

「他就要走了。」我說。自己聽來都覺得聲音低迴而迷惘。「六七年後回來不曉得會不會已是綠葉成蔭子滿枝。」

「不會。」景芳說。語調十分肯定。「不會，我是旁觀者清。」

我搖了搖頭。

「我不知道。我是當局者迷。他甚麼都不曾表示過。」說完把垃圾用廢紙包了。「我去丟垃圾。」

我踏出房間，只走了兩步，蔡子揚一脚從那隔壁的空房裡跨了出來，擋住了我的去路。我抬眼看他，他站在那裡不動不說話，眼睛盯牢我，顯然並沒有錯過我們剛才的談話。那清亮的眼神裡有一種前所未見的溫柔，竟足以

牽動我的心，讓心跳一下子不正常起來。他眼裡的溫柔叫人難以捨棄。我呆呆的怔在那裡。

景芳踏出門外，說：

「喂，也不等我。」

我回過神，臉紅心跳，倉促的想從蔡子揚身邊擦過。景芳一把拉住我，看看我又看看蔡子揚。

「你住這一間？」問蔡子揚道。

「是。」他答。

我們去採樹葉的時候他剛搬進來。

景芳探頭往裡面張望了一下，說：

「你去忙你的，我們幫你打掃。」

蔡子揚向景芳道謝，看了我一眼，說：

「掃完別把葉子丟了，到露台來。」叫我們去掃露台。說完便走了。

我們走進他的房間，把他的旅行袋收到一邊。景芳側着頭問我：

「剛才發生了甚麼事？」

我微笑。低聲說：

「甚麼事也沒有。」

景芳盯着我看。調侃的說：

「妳知不知道，妳紅着臉微笑的樣子是很美麗的，簡直迷人呢。」

我只顧微笑。臉上餘熱猶在，心裡那股溫暖猶存。

「雪梅，妳記不記得讀小學的時候？」景芳自顧自的說下去：「妳、我、香鳳、國忠還有蔡子揚，大家同在一個班上。那個時候，妳最窮，上課永遠缺練習本、缺筆，總是給老師罰，罰了就眼淚汪汪。」

那個時候，我曾為紙筆挨過多少鞭子，挨過多少餓。老媽子最習慣的便是在我討錢的時候給我一頓打，然後把我推出屋外。

「……今晚妳別想吃飯！」外面大風大雨。我那個時候便知道甚麼叫飢寒交迫。

「後來，蔡子揚便開始打救妳。見妳沒筆，便悄悄的塞給妳，見妳沒簿

子也悄悄的塞給妳，上衛生課老師說要帶手帕，他居然把他妹妹的拿了來……有一次妳來上學，小腿上滿是鞭痕，人家追問多了妳就哭，蔡子揚見妳哭得傷心，趕忙勸慰，說他去爬紅毛丹樹也給他的媽媽抓了吊起來打……」

我笑起來。說：

「妳怎麼那麼好記性！」

「我怎麼不好記性，這個蔡子揚，偏心得要命，有甚麼都說這是要給雪梅的！每一次兒童樂園都是『讓雪梅先看』，妳沒看完我們就沒得看！」

當然並不止這些。

「我老老早就有個感覺，覺得你們兩個是註定的。不管將來怎麼樣，有情人終會成眷屬。」

會嗎會嗎。我呆呆的想，會嗎會嗎。景芳笑笑拍拍我的肩：

「來，我們去掃露台。」

在露台上，蔡子揚和國忠一千人把火爐和鍋盤碗筷自行囊中找了出來。有人生火煮食水，月麗和香鳳把帶來的青菜放進盆裡，預備洗淨。我與景芳

洗了手，各拿一個飯鍋，淘米煮飯。

「喂喂喂，且慢且慢。」國忠急急的喊。

「幹甚麼？」

「這帶來的食水只夠煮湯和咖啡。」他說：「給妳們洗下去就沒得剩了。」
「那怎麼辦？」景芳沒好氣的說：「總不成不必洗就下鍋。」

蔡子揚拿了一個塑膠桶，一捆繩子和一把巴冷刀。

「妳們拿了東西跟我來。」他說。

月麗和香鳳各捧一盆青菜，我和景芳各拿一個裝了米的飯鍋，蔡子揚在前面開路，我們緊跟着，走下一個斜坡，找到了兩口水井。蔡子揚把井口的藤蔓清除。

「這一口井水比較清，可以用來洗菜煮食，那一個給大家沖涼洗衣。」我拿了水桶，套上繩子。蔡子揚伸過手來把桶接過，替我們汲了水。回到長寮找來幾個男生，帶了帆布，砍了樹枝，在另一口井邊圍了一個臨時洗澡間。

我們一邊洗菜一邊閒聊嘻笑。

「各位大姐，拜託動作快一點行不行？」有男生朝我們抗議：「那麼慢吞吞，我的肚子都快餓扁了。」

「最多話就是這長腎滋。」月麗低聲說。

「聽說他追妳呢。」香鳳笑說。

「才不理他。」

「真的？」香鳳笑嘻嘻的喊過去：「甚麼慢吞吞？這叫寄娛樂於工作你懂不懂？你餓扁那是你家的事。」

長腎滋繼續抗議。香鳳嘴裡嚷嚷了一陣，對月麗說：

「算了，這種男性嫁不得。」

「人家可能也正在說：算了，這種惡婆娘娶不得。」

眾人嘻笑，動作倒是加快了。

我們炒了青菜，煮了一鍋玉蜀黍湯，又開了罐頭豬肉和咖喱鷄，大家杯盤交錯，吃得不亦樂乎。

此時正值潮漲，海浪一個接一個的捲起，拍打在岸邊的岩石上。西下的夕陽將海水浪花全都染上了顏色。

「這天氣不像十二月。」景芳說。

十二月應該已是雨季，但此刻却是朗朗晴天。今年的雨季似乎來得特別遲。

「我打賭今晚可以看見星星。」香鳳說。

入夜後，海面一片幽暗。海風吹拂，潮聲不斷。最最美麗的是那一片夜空，遼闊而深邃，掛滿了無數正在閃爍的星星。

我們躺在露台上，無限雀躍歡喜。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夜空。」我說。

「我也不曾。」

大家開心的找尋着一些自己熟悉的星座。香鳳朝夜空指去，堅持自己看到了南方十字座，與景芳爭論不休。

國忠拿了幾串烤肉過來，說：

「吃飽了再爭。」

我只拿了一小塊。國忠說：

「烤肉又不翻老病。」

「怕虛火上升。」

小心一點爲妙。平日生病老媽子都不甚「諒解」，出來玩當然就更加病不得。自小便學得精了。

「我們要去撒網，妳們去不去？」

景芳和香鳳躍躍欲試。

「妳們去，我不想動。」我說。

景芳她們去了。我爬起來朝露台上望了望，露台上只剩下長臂猿、圓頭和六七個女生。圓頭正在給汽燈打氣，長臂猿開了音樂，正在教女生跳舞呢。

「雪梅，學不學？」

我笑着搖搖頭，重新照原來的姿勢躺下，用手枕着頭，蹺起二郎腿，閉上眼睛。

有人用東西碰了碰我的手。我睜眼，見是一瓶可樂。有個人坐在我身邊。是蔡子揚。

我坐起來。

「你怎麼沒跟他們去？」

他望着我，低聲說：

「因為妳沒去。」

我微別開頭。潮聲澎湃海風吹拂，穹蒼裡的星星彷彿正眨着眼微笑。

「怎麼會知道這個地方？」

「以前童軍露營的時候來過。」他說。

告訴我一些他們當時露營的活動和生活情況。長臂猿走過來，問蔡子揚：

「帶了乾電池沒有？」

原來嫌音樂太弱。蔡子揚起身拿電池去了。我站起來，一腳踏住一樣東西。拾起才知道是一個皮夾，也不知是誰失落的。

我打開拿到燈前照了照，頗為受驚嚇。再看得仔細些，仍覺不置信。那

皮夾裡放了一張小女孩的半身照，短髮，稚氣的圓臉，烏溜溜的大眼睛，愛笑不笑的抿着唇，不正是我自己！那還是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拍的，怎麼會跑到這皮匣裡來！

我呆呆的看着，想把照片抽出來。一雙手伸過來將我的手按住，我慌忙抬頭。蔡子揚緩緩的將皮匣收了回去。

「還給我。」他說。將它收進口袋裡。
我呆呆的望着蔡子揚。

——當年，老師說：

「每個同學都得繳兩張半身照，畢業証書要用的。」

每個人都拍了照，同學們有的沖洗了一打半打，忙着贈給同學，叫同學「莫忘影中人」，忙着把照片貼在紀念冊上。

我只沖洗了三張。兩張給了老師，一張給一個男生一手拿了過去。說：「不許給別人。」放進口袋裡據為己有。

後來上了初二，一次與父親到成伯的店裡賣胡椒，蔡子揚拉了我到一邊

研究數學習題。成伯朝我們望來，對父親笑說：

「我看我們兩人還是作親家吧。」

父親不明所以。

成伯說：

「有件事不說你不知。我那個兒子呀，那麼多女同學，誰的照片他都不收，只把你女兒的當是寶貝一樣，一定要他老娘帮他鑲進鏡框掛起來。」

父親笑。

「小孩子！」他說。

「今年年頭他老娘收拾屋子，說現在不興把照片掛上了，拿了下來，他小子却一聲不响的鑲了擺在床頭。」

蔡子揚埋頭做代數，頭也沒抬一下。我也裝作沒聽見，也從來沒敢問事情的真假。

自從那日起，成伯却戲呼父親「親家」至今。
現在想起來，往事雖遠，但畫面清晰如昨。

蔡子揚拉住我的雙手，說：

「來，教妳跳舞。」

我只覺渾身暖洋洋的，跟着他一、二、三的踩着舞步。

這是一個美麗又神奇的夜。那如萬馬奔騰的潮聲，那星空下的舞步……只怕窮我一生也無法忘懷。

景芳說：

「勇敢的往前走，人生並不見得盡是悲涼。」

誰說不是呢。

中六成績放榜後，蔡子揚忙着申請大學。我忙着把速寫，會計各類的文憑影印寄出去，申請工作。香鳳問我：

「妳甚麼時候弄來這些文憑？」

「國語單科文憑是唸中四便考取的。至於這幾張，是去年才拿到的。」我說。

香鳳和景芳兩人都當了臨教。最羨慕我那張國語單科文憑。

年中，我開始在某政府部門任秘書職。蔡子揚到家裡來找我，交了兩封信讓我看看。那是兩間大學的覆函，一封來自英倫，一封來自本國。

我將信還給他，問：

「你的選擇如何？」

他反問我：

「妳說呢？」

我裝個鬼臉，拿了一支筆在紙上亂畫。

「去英國嘛，改天好娶個金髮碧眼的外國婆回來。」

他盯着我，笑嘻嘻的說：

「我娶外國婆，那妳怎麼辦？」

「呵！」我跳過去，嚷道：「你再說！」

事實上這些日子來他一直為遠走他鄉發愁。這封國內大學的錄取函件實在是在祈求已久。

蔡子揚進了馬大，唸了土木。並不是他的第一志願，但也顧不得了。

我每日上班，盡公職守，視為一個新的生活的開始。第一次發薪把薪水交到老媽子手上。老媽子誇張的問：

「這有多少呀？」

狀似不在意，但仍難掩內心的欣喜和安慰。分下兩百塊錢給我，說：

「去上班總得穿戴得像樣些。」

我接過錢，回房裡給蔡子揚寫信，告訴他：

「……老母的快乐便是我的快乐，老母的欣慰便是我的欣慰。」

與蔡子揚時時通信。吉隆坡和古晉的距離也不過是個把鐘頭的飛行，他每個假期都跑回來。他自己的說法是：

「思鄉情切，不得不歸。」

「思鄉？是思鄉嗎？」

經常給景芳和香鳳調侃個半死。

走後便勤於來信，也是他自己說的：

「我長了那麼大從來也沒試過寫那麼多信。」

我又何嘗不是。一日到郵政局寄信的時候碰上在製衣廠車衣的五姐。彼此寒暄了一番。

「中午休息，出來逛逛。」她說。

「吃中飯了嗎？」我問。

她搖頭。我與她到露天巴剎吃水餃。

她打量着我，說：

「這麼多姐妹，就數妳命最好。爲甚麼當初賣給人的是妳而不是我？」

呵。——她說這話焉由得我心裡不嘆息。

我吃過的苦妳們吃過嗎。

我整夜給關在屋外淋雨，瑟縮在雨中飢寒交迫的滋味妳們嘗過嗎。

我爲了上學而給打得滿身瘀青的經驗妳們有過嗎。

我想着，微笑起來。問起親娘和姐弟們的近況。

「大家都好吧？」

「有甚麼好！老媽那個人永遠都不會知道我們辛苦！……」重覆着以往

信裡重覆多次的話。

我聽着。

「妳回家玩嘛。」妹妹說：「妳不回來，妳知道老媽怎麼說？」

「怎麼說？」

「她說：如果我有錢她可能會回來看看，她怎麼看得起窮親戚！」

呵！果真如此？

景芳來訪，我把這些對白告訴她。她沉默半晌，問我：

「聽了有甚麼感覺？」

我笑笑，說：

「想大笑三聲。」

父親問我笑甚麼，我趕忙搖頭。

「沒甚麼。」

父親有事與我商量。

「明天早上可以不可以請一個鐘頭假？店屋的割名手續陪我去辦一辦。」

「他說。」

我忙問：

「賣成了？賣幾間？」

「一間。」

「多少錢成交？」

「四十五萬。」

當初買下之時是十八萬。如今前後也不過相隔幾年，竟升漲至四十五萬。

「我的想法是這樣：拿了錢把其他兩間的貸款還清了，就讓它留着收租。再買一間半獨立屋住，妳看好不好？」

「有甚麼不好？」景芳笑說：「一間租它一千八，兩間租它三千六，老伯和伯母從此生活不憂！趁早把胡椒園頂給別人。」

「已經頂給別人了。」我說。

「這就對了。買間半獨立屋，地要大一點的，可以種種花草……」

父親呵呵的笑起來。老媽子笑說：

「景芳一張嘴能說會道。」

我陪父親去辦了割名手續，回到辦公室，見到阿牛。

「我過來拿表格申請廉價屋。」他說。伸手整理了一下凌亂的頭髮。

「好久沒見了，好嗎？」

「還不是那樣，雨天沒甚麼工作做。租人家的屋子一個月兩三百塊錢，不容易。」阿牛說。

「阿育可以幫忙負擔一些。」

「他娶了老婆就搬出去了，在一塊政府地搭了一間房子住。」阿牛說着，搖頭輕嘆，朝我擺擺手，說：

「走了！」

「有空到家裡坐。」

阿牛站住，回頭問我：

「聽說你們要搬了。」

「是，我爸買下二姑媽對面的一間半獨立屋。」

「到時請不請客？」

「爸說搬了新家正好趕上替祖母慶祝九十一大壽。」

我們搬進了光明山莊。父親爲祖母的玖秩晉一大壽忙碌了好一陣子，終於決定與大伯二伯聯名在家裡宴客，請的都是至親和舊日街坊。

衆堂表兄弟姐妹們都齊齊列席，大家拖兒帶女的，大人忙小孩也忙，場面鬧哄哄的。

祖母不良於行，但神智尙佳。二十幾個紅包一下子便給曾孫子們拿個精光，樂得咧嘴直笑。

在席上見到阿娟。她抱着一個小男孩，教他：

「叫姨姨。」

變化不可謂不大。阿明一手將小男孩抱起，說：

「叫舅舅。」

「聽二姑媽說阿明下個月要訂婚了。」二堂姐阿玉問阿明道：「是不是真的，是誰家小姐那麼好運氣？」

阿明笑着不置可否。問我：

「子揚就快回來了嗎？」

「多幾個月。」

「恭喜妳。」

並不知他是何所指，但我隨口說：

「彼此。」

席間，大堂姐阿紅談起：

「以前我們每天走的那條小路是從前邊穿過的吧？」

衆人望出去，前面洋房處處。

「我記得這邊應該是一株半躺的橡樹——」

如今只見滿園花香。老媽子平日栽花植樹，屋前一片花團錦簇。

衆人談論着。我回頭看看我的父親，他正滿臉紅光，與成伯舉杯開懷暢

飲。我笑說：

「爸，可別喝多了。」

老媽子正幫阿妹哄着她那摔了跤的小女兒，說：

「這磚滑，小心小心！」

三堂姐問我：

「妳記不記得以前的黑泥地？當時大家也沒穿鞋，一雙腳成天都黑墨墨的。」

「現在最不須憂愁的就是三叔和三叔母，每天弄弄花草，日子不知過得多寫意。」

從墨泥地到水泥再到意大利磚，這之中概括了一個困苦的成長過程。

從割膠開芭到今日的栽花植草，何嘗不是概括了一段漫長的艱苦歲月！

衆人回首看前塵往事，不勝感慨唏噓：

「從前苦，現在也並不容易……」
我含笑的聽着，只覺往事如煙，却正像大堂姐提起的那株半躺的橡樹，
如今消失在花海裡，早已不留一丁點痕跡。

一九八七年。



犀鳥叢書之八

大馬福聯會暨雪蘭莪福建會館資助叢書
逆旅

作者：融融

出版：砂朥越華文作家協會

印刷：婆羅洲出版有限公司

Borneo Publication Sdn. Bhd.
P.O.Box 1158, 93724 Kuching, Sarawak.

初版：一九八九年六月

定價：馬幣六元半 M \$ 6.50